



壓 迫

張資平譯

上 海

中華新教育社出版

1933



壓 迫

目 次

壓迫 田村俊子作	1
不幸的男子 武者小路實篤作	69
街路裏 小川未明作	141
別宴 谷崎精二作	161
夢醒了 華田一郎作	180

壓 迫

(一)

雖然聽見Y樓的女主人來了，但阿昭故意的不出去迎她。她雙手在按着疼痛的腹部。頭額抵着覆在火炕高頭的小棉被上。到後來聽見和母親說話的Y店女主人的聲音漸次地尖銳起來，阿昭免不得抬起頭來望望窗口那方面。日光射進窗口了，竹製的窗櫺映到紙屏上來了。今早晨用揮發油洗乾淨了的兩個鬘布晒在那邊，在風中搖動，也映在

紙屏的一端。阿昭癡望着就在這上面微微地轉動的染着淺紅色的暈輪。

“阿昭，你肚子痛？”

Y樓女主人手裏拿着烟絲盒走進來。阿昭看見她，微裝出嚴冷的面孔，沉默着點了點頭。Y樓女將却很和藹地在笑着。

“真的沒有得辦法。每日每日總是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在那邊也儘是想方法敷衍那個主人。真對不住他了。你想，訂好了約後，又過了四天了。”

“真對不住了。不過沒有法想。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太壞了。”

阿昭不想看見Y樓的女將的臉，低低地俯着首說。Y樓女將把烟絲裝進烟筒裏後，隻手掀開火炕上的薄棉被。

“你這個人真可笑。火炕盆裏那裏還有火呢！我當你是在向火。”

Y樓女將說着把棉被敷回去。她用烟管在火炕上，音調很和諧地敲了幾敲，暫時間不說話在洗

想。

“姆媽，快點火來。”

阿昭向隔壁房裏高聲地說了後又沉默下去，也在沉思了。

“是不是錢不夠用？”

Y樓女將以平靜的音調低聲地問她。

“……………”

“有什麼不滿意的麼？你討厭那個主人麼？”

“不是的。不過……”

阿昭還沒有明白地把話說完，她的母親秦媽拿着裝有紅炭的火鏟進來了。秦媽身體肥胖，背上還絡着襠襖，揩阿昭的兒子——太郎。可愛的白皙的圓臉在外祖母的鬚髮的後髻側露出來。圓圓地睜開着的眼睛向周圍流睜。阿昭注視着太郎。太郎的小口周圍嘴角上給食物的渣滓染得又污又黑。

“這個小孩子太可愛了，你捨得離開他嗎。”

Y樓女將急不及待般地把烟管向着火鏟取火吸烟。一面吸一面望着太郎向秦媽說。

“那裏！阿昭對小孩子一點也不愛。”

秦媽把火放進火炕盆裏後，喘着氣立起來。

“真的，阿昭這回出去，在營業期中要有覺悟不生小孩子才好。像你這樣會生小孩子的女人真是罕見。不論到那一處地方，定生一個小孩子作贈品帶了回來。”

阿昭不說話只是苦笑。近二三日來沒有梳洗了，皮膚帶着黃色。滿染着脂肪的鼻尖也像變圓了些。眉頭也亂生了些細毛，一點不整飾。容貌也像差了好些。但笑的時候，眼際還是滿堆着嬌媚。

“總言之，對這個訂約，若不願意時，就明白地謝絕了他也未常不可。”

Y樓女將像再不能忍耐了，決絕地說出這句話來了。她的鼻樑很高，顏面的筋肉也很緊張；但右邊眼臉上有一個疤，使她的臉孔常發出一種陰險的神氣。她收拾了烟管，插進帶間的袋裏去，用兩手交互地拍拂她的帷裙。

“並不是有什麼不願意。不過……”

阿昭總是沒有把心思明確地說出來。想說北海道是自己不喜歡的地方，但明知說出來後，定會

給Y樓女將斥駁的，所以不再說了。阿昭想，還是這樣曖昧地把訂約盪過去好些。阿昭才仰着首無意識地向高處望了一望，但又低俯下去在沉思了。

“那麼明天給我們動身好麼？主人本要今天起程的，一切也打整好了。無論如何，明天要使我們能夠一齊動身才好。”

“唉——。”

阿昭仍然低俯着首回答。

“真的明天可以動身，是不是？”

“唉——。”

阿昭茫然地繼續着答應Y樓的女將。但忽然又抬起頭來望望在站着的女將的臉。

“地方太遠了些。”

阿昭無意識地在歎訴她的較平穩的不滿。

“我也想定是因為這件事。你說地方太遠了麼？又不是到西洋去。像北海道有什麼遠呢？試想想自己多少歲數了。你這樣地揀肥擇瘦，恐怕無論等到什麼時候都得不到好的位置。作算看去還很年輕，但今年不是二十九了麼？明年就三十歲了。

並且——”

Y樓女將說別這裏，不說下去了。生育了幾次的阿昭的頭髮脫減得很稀薄了。女將幾次想提起來說，但覺得這種話無聊，並且怕阿昭聽見討厭，終於沒有說了。阿昭的頭髮不單脫落得很稀薄，並且，若不加以梳飾，會把她的歲數形容得更老了些。

“唉，這些是我自己曉得的。

阿昭很悲寂的說了後，再沉默了。

“所以你還是要忍耐些。能像從前生的小孩子，男人方面可以承受時，倒還好些。如果再生一個像太郎一樣的，男人方面不能承受的小孩子時，就不得了了。所以你還是見機些。看見可以撒手的時候，就撒開手好些。不趁這個時候多賺點錢，以後要後悔無及的。”

阿昭忽然悲切起來，像快要淌眼淚了。她忙啞着唇，極力把眼淚忍住。

“那麼，就這個樣子吧。”

Y樓女將抬起半身，伸展着膝部，她想着了什

麼事般的說。

“我去和主人說，加給你五十塊錢，多點錢。你也比較鬆動些。怎麼樣？”

“但是借多了也不好吧。”

阿昭說了後緊抿着小嘴向着女將微笑。

“就不多借點錢也不能減縮年限吧。”

“唉——”

“阿昭到這時候覺得一切有點難處置了。以後不再和女將說話了。她再憂鬱地緊蹙着眉頭深歎了口氣。女將看見她那種樣子，也就立即站了起來。”

“那麼一切由我去辦。總之你要準備明天一早就動身。不要再拖延了。你灌個暖水壺，溫一溫腹部怎麼樣？”

“謝謝你。”

女將回去了。

“阿昭你真的過於任性了。叫我爲難。太叨勞她了。”

秦媽望着女將出去後，故意高聲地對阿昭說。

(二)

阿昭覺得一部分似刺般的沉痛漸漸地擴張到腹部全體時，腰部十二分的疲倦，完全失了氣力般地斜倚着暖和的火炕，昏沉沉地在微睡。太郎走到自己身邊來，攀纏着自己的肩膀或胸膛。阿昭覺得這個小孩子很討厭。但又像是夢。她明瞭地睜開醒眼來時，自己身傍早沒有太郎的影子了。阿昭感着孤寂。

“太郎呀！乖乖呀！”

阿昭試叫了一聲，但並不聽見母親的回答。像都出去了。隔壁廳裏很寂靜的。阿昭忽然痛愛起太郎來了。她離開了火炕，打開門屏，廳裏果然不見一個人，只見木馬和頭部裝有彈機的瓦貓橫倒在廳裏的蓆上。阿昭以憂鬱的心情注視着晒不到陽光的陰暗的廳房。看見蓆上撒着太郎吃剩的麵包碎屑時，忽然興奮起來，十二分地想見太郎。

“母親措他到那裏去了呢。”

阿昭一邊走一邊對自己說。她把格子門打開，走出室外來。在狹窄的街巷裏，不見有來往的行

人。無論那一家的門都暗暗地寂靜地關閉起來了。也聽不見人聲。由高高的洋房屋頂上流下來的赤黃色的日光照在西面街巷口的公用自來水的鐵管柱上。衣衫單薄的阿昭覺得有點冷，就回屋裏來了。坐在長火盆的面前，給黏液粘着的口吸了一口煙之後，走向火廚裏來洗臉。

站在火廚房裏聽見外面嘈雜的履音。有人在外面推開格子門。

“是那個？”

阿昭一邊措臉一邊問。但不見進來的人回答。阿昭忙出來望了一望，原來是她的小弟阿吉。阿昭看見是阿吉就不說話了，再回廚房裏來把牙粉盒等器具收拾好。

阿吉把手中的紙製的大板斧靠着壁放在廳裏的一隅。阿昭穿着洋紗的長襯衣，上面加一件黑長褂，還加上外套。她在注意把外套的黑紐帶結好。赤小豆色的襯衣腳微微地在黑內衣下面露出來。

“做什麼？那個東西？”

阿昭坐下來，望着板斧問她的弟。

“黑旋風李達的板斧喲！要拿到茅屋那邊去的。”

阿吉走近壁邊用指摸摸斧刃，又跑過那一邊去，遠遠地眺望斧的樣子好看不好看。

“剛才那個老頭子才做好來給我的。”

“你還是穿這件麼？昨天給你的錢怎麼樣了呢？又送給他們了麼？”

“唉，給他們拿去了。”

阿吉走近姊的對面，盤腿坐下去，伸手向火盆裏來。

“冷得不好過，今天再給點錢我好麼？”

“我這裏沒有錢了。你向姆媽要吧。”

阿吉的高高的鼻樑上起了一陣小皺紋，很馴謹的不再說話，只管注視着自己的指尖。過了一會。

“北海道的事怎麼樣了？說好了麼？”

阿吉不望着他的姊問。

“你管牠怎的？又想向人要零用錢了，是不是？你指望這筆款是靠不住的喲。”

“零用錢麼？今天一個意想外的人給了點零用錢給我。”

“誰給了你？”

“太郎兒的爸爸喲。”

阿昭聽見了後滿臉通紅了。

“你碰見了他麼？”

“在淺草橋那邊碰見的。——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你管他什麼時候到來的！不要多嘴了。就連姆媽我都沒有告訴她。”

阿吉從懷裏掏出一個荷包來，再從荷包裏檢出一張一元的紙幣，笑着給阿昭看。

“他也像光景不很好，穿得不十分好看。他要我告訴你，今夜裏到谷家的老媽子那邊去。”

“他這樣託了你麼？”

“是的。”

阿吉說想什麼東西吃。他到廚房裏去檢看伙食櫥。他發見有小魚乾，他便把鐵絲網一同拿到火盆邊來。開始烤乾魚片。

阿昭一個人寂寞地在凝想。連今天有五天不見信三郎了。若到谷家去，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請她叫信三郎來。但阿昭却故意不到谷家去。因為她想，還是就這樣不再會信三郎，決然地到北海道去好些。

殊不知阿吉說碰見了信三郎，阿昭忽然又思戀起那個男人來了。因為想見自己，兩個月前走出東京來，所有的錢都用完了，穿着破舊的衣服，留戀着自己，還在東京市中走來走去的男人的心再次引起了阿昭的無窮的悲哀。

阿昭胸部刺刺地作痛。她緊緊地用手按着自己的胸。無意識地凝視着在吃干魚片的阿吉。但祇一剎就站起，把鏡臺搬到亮的地方來。她叫阿吉倒了一漱口盅的熱水過來，自己在向着鏡臺剃臉上的小毛。

“我是個好男兒，有本領，能發明，……”

模倣着小孩子們的口調，秦媽唱着近來在兒童間最流行的歌句，措着太郎回來了。

“阿昭你的腹痛怎麼樣了？”

“好了喲。”

“那就安心了。”

由秦媽背上卸下來的太郎拖着白色的背帶，爬到阿昭跟前來。

“——啊！”

太郎高呼着走到阿昭身邊來時，剃刀尖在她頰上劃了一個傷痕，血不住地滲出來。

“姆媽，不該叫他到這兒來的！”

阿昭放下剃刀，由袖裏取出張淺桃色的薄紗紙來拭頰上的傷痕。一面把身體倚近抓着自己背部站在後面的太郎，一任他搖來搖去。

長形的鏡中映着太郎的蒼白的笑顏。太郎望着鏡裏像敲擊什麼東西般的，伸出左手一上一下地搖動。阿昭歪着身體一任太郎的推搖，凝視着鏡中的太郎的臉。

“喂！這裏來！”

秦媽走過來，把太郎奪抱了去。鏡裏面祇留着阿昭的臉，——頰部的傷痕粘有紙片的臉。

“你還是穿着這樣的衣服麼？”

阿吉給母親說了後，趁這個機會就向他的母親要錢。

“我身邊半個銅錢也沒有了喲。阿昭，你借點錢給阿吉吧。”

阿昭從鏡臺的抽斗裏取出一個荷包來，把整個荷包丟向給阿吉。

“你要多少，拿去就是了。”

阿吉很喜歡地把荷包裏的紙幣應有盡有的取出來看，五圓的一張，一圓的四張。阿吉取了三張一圓的紙幣。其餘的還給他的阿姊。

“今晚上真的去贖回來。”

“那是你自己的衣服。贖不贖由你。”

阿昭向着鏡臺說。阿吉雙手掂着紙製的板斧，很愛惜這個玩器般地出去了。

阿昭剃了面，準備到澡堂裏去了。

“太郎也很久沒有到澡堂裏去了。”

“啊呀，我今天怕煩，不能帶他去。晚上姆媽帶他去吧。”

阿昭在一件單的和一件裕的寢衣上，加上

外衣走出外面來。水色的黃昏早籠着街巷了。六日的月亮給春的氛圍氣包裹着，在晚空的紅霞上很柔靜地發射她的光芒。

(三)

阿昭由澡堂回來的途中，感着近來所未有的無聊和孤寂。她在懸着華麗的街燈的一列矮店前的街路上走。她想到明天就要離開東京到遠地去，心裏異常地悲傷起來。她覺得自己腳下的屨也一步一步地重起來像表示不願意輕離開可懷戀的自己生身的故土。看見比自己年輕梳着丸髻的街路上的家庭主婦們，阿昭就想到她們的安定的生活，禁不住羨慕起來。在阿昭的眼中，她們不論那一個，都有一定住所的幸福，心地很安閒般的。自己由十五歲起，每年都借債生活，這個身體也就作借債的抵押品，一年年地流徙，到後來終流落到北海道去。像自己這樣一生沒有定住的，常在不安的境遇中的人，恐怕在這歡樂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吧。阿昭借着街燈的光影一邊眺看那些幸福世界裏的

人們，一邊走過去。

從前流轉到別的地方去都沒有像今番這樣的不願意出發。她忽然發生一種感觸，就是自己的身體像有會化爲北海道的泥土的因緣，所以這次一個人離開東京覺得特別的淒楚。

在信州做工的時候，有個比自己年輕的妓女患了肺病，就在該地方的一家荐頭家裏很慘痛地死了。阿昭由這種回憶，心坎上生了一個陰鬱的暗影。她覺得在這陰影中，也若隱若現的同樣有個預示阿昭自身的運命的黑影。阿昭不覺神經混亂起來。因她感着這次的目的地在她自身是很不吉利的。她異常不安起來，不願意北行了。

回到家裏看見秦媽坐下矮食桌前喂飯給太郎吃。由工場回來的父親也穿着長棉襪坐在矮棹前。因爲患風濕症，說左肩至腕部有點痛。秦翁臉上呈出枯澀的表情。

“這樣長發的風濕症！”

“患了這種病有什方法呢。”

“爸爸有病不要勉強到工場中去好些。到那

邊去，因舉動不自由，受了傷不更壞麼？”

阿昭聽見父母間的會話後，插進這一句。父親不說話，自己再盛了飯，繼續着吃。伸長着的祇剩骨的蒼白色的左手指像起了筋肉上的不自由，大飯碗像快要由他的掌中滑下來。

阿昭把鏡台搬至食桌傍再坐下來化粧。長鬢邊纏曲成幾節的鬚髮覆着阿昭的細臉，添了幾分高貴的氣概。再把雙眉修好，她的臉更加豔麗了。

由這次訂約的主人那邊領到的數目的一半償還給從前的主人，還有件好的外衣在當店裏也不能贖出來。阿昭祇把常穿的，有好幾處斷了絲行的棉質長衫換上，外面再披上條紋的米澤布製的外衣，然後把鏡台收拾起，安置在壁角。秦翁離開了食桌，走近火盆前吸煙。秦媽和太郎一面收拾散落下來飯粒和菜屑，一面吃飯。

“到什麼地方去？”秦媽問她的女兒。

“到谷家的姨媽那邊去。”

“你明天的行裝怎麼樣呢？莫等到臨時，匆忙地收拾不起來，我是不管的了喲。”

“行裝隨便怎麼樣都好，那是明天的事嘛。穿着走的衣服都還沒有準備好呢。”

阿昭再披上褪了色的外套，像沒有關心到太郎，急急地走出門外來。

在出電車路前，阿昭在黑暗的小街巷裏急急的走。她忽然又氣惱起來，心臟的血像騰沸般地一時熱了起來，手脚也像在戰動，上腿部的筋肉像在緊縮發痛。她覺得行走都不方便了。剛才向母親發脾氣的餘波，含着未發洩盡的憤恨，仍在阿昭的胸裏紛擾。阿昭懊惱地極力地緊咬着下脣。

剛才出來的時候，母親說的話把阿昭激怒了。本來脾氣不好的阿昭因此興奮起來，——像昏迷不省人事般地興奮起來。但過了一會，這種憤恨漸次由阿昭的胸裏消失了。眺望着在薄明的月色中的堤岸柳樹的枯枝，阿昭又感着異常的淒切。她的心再軟脆起來。阿昭覺得在這天地間祇有自己一個人，不計生死，昏迷迷地由這個無限極漂泊至那個無限極。她像夢見着自己的這種飄零的姿態。

(四)

走出馬路來，在和泉橋上了明亮的大電車。阿昭就在近電車門的坐席上坐下，不向電車裏面，本來在東京生長，但久住在鄉間，忽然走出都會裏來，記顧着十餘年來所習染的村間的服裝和姿勢，暗暗地感着一種羞愧。尤其是望見常住都會的，華奢的，有職業的人們，阿昭更覺得自己的樣子粗俗，異常踴蹙起來。所以每坐在電車裏，她怕看見那些服裝華麗的女人們，她祇坐在近車門的一隅，儘管望着車門。有時覺着有人在看自己的臉或注意自己的姿勢，阿昭便臉紅起來。這時候，阿昭以銳敏的神經很明瞭地想像出自己的染有鄉間妓女的不時髦的姿態來。她覺得自己若在這都會裏走來走去，始終受着人們的嘲笑般的。阿昭想到這一點，禁不住精神頹喪起來。

福井街的谷家的門緊閉着。阿昭輕輕地敲門。谷媽穿着寢衣打開門出來。

“這晏的時候來，有什麼事？”

谷媽流轉着她的巨亮的眼睛並不招呼。阿昭

進來祇站在門首注視阿昭的臉。

“還早喲。你老人家還是一樣的十二分的小心，早早就關了門。”

阿昭不客氣地走進屋裏來。谷媽的絲綢被褥已經厚厚地重疊着在正堂屋裏鋪好了。阿昭坐在長火盆面前，眺望着枕畔的煙絲盒等器具，有點羨慕谷媽的獨身生活。她想谷媽雖然老，生活倒很快活的。

“你這個人太討厭了。人家睡了覺才跑了來。”

阿昭雖然知道谷媽近來對自己十分不滿意的理由，但自己仍很和氣地問她信三郎來了沒有。

“剛才來了，坐了一忽。我說不知道你來不來。叫他走了。”

阿昭聽見谷媽的話，大失所望，一時不會開口了。失掉了氣力的眼睛望着火盆的一隅沈默着。

“他和你的關係到底變成什麼樣了，雖然不知道。但是那種樣子，常到這裏出入，實在叫我難為情。”

谷媽把火盆上的鐵水壺取下來，一邊吹着埋

藏在灰裏的火種，加上些炭，一面對阿昭說。

“我打算和那個人分開手了，所以……”

“遲早要離開的，還會什麼面。算了吧。”

谷媽縱動着又高又大的鼻尖，並且稍爲擴大她的一雙鼻孔，像嘲笑阿昭般地說。她的廣額的面顏俯近火盆上，撈縮着她的鮮紅的乾唇，——唇的色澤過紅了，和她的年齡不配，——在吹火。阿昭以厭惡的眼色睨視着谷媽的梳得十分精緻的式樣入時的小丸髻。但祇一會，恢復了她的原來的表情，由袖裏取出煙絲盒來。

無論那一次，在這家裏和信三郎相會時，都給了谷媽相當的洒錢。今看見他的衣服穿得差一點，便說出那些話來；阿昭覺得谷媽的心思太可惡了。但對這個老姨媽仍然不能發氣。她想今晚上祇能用些錢買她的心。此外再沒有方法了。

“我明天不能不到北海道那邊去喇。”

“啊，到這未遠的地方去麼？也是和從前一樣地做工麼？”

谷媽抬起頭來看阿昭，她的眼睛雖然巨亮，但

表示出疲倦的眼神。阿昭低了頭。

“所以今夜裏無論如何要會一會，因為有好多話要說的。”

“那自然。”

谷媽像在想什麼事情，有幾分同情般的說了這一句。

“可惜了，早來一點就好了。”

“我如果知道時，我定叫他等一會的。”

火漸漸地燃起來了，騰起小小的紫焰。谷媽站起來，拿件短襖被上。

“北海道的什麼地方？”

“札幌，本來不十分遠。”

“總之，決心去一趟多賺點錢吧。”

谷媽以很懇切的語調對阿昭說。阿昭急的悲痛起來。谷媽對於這些事像深有興味，很詳細地對於年期及預借金的多少，一一詢問。

“三百五十圓五年。到別的地方去沒有這好的價錢喲。這次到那邊去，真要多認真一點。你從來就太懶惰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是迷戀着男

人，鬧得不成事體。真的照這樣幹下去，只是自尋死路。到後來後悔無及的。”

阿昭很柔婉的笑着，只是笑，不說話。這個姨母，——谷媽和秦媽是異母姊妹——年輕時被賣到一家娼樓裏當妓女，娼樓的老板看中意了她。因為她，把原有的妻追逐出去。於是她就變為娼樓的女主人了。貯蓄了些錢就逃出來，再做有錢人的姨太太，又騙了好些錢。於是從一家荐頭舖的老婆婆把荐頭館頂過來，自己就做了荐頭館的主人。就這樣地繼續着送她的有惡性的生涯。現在阿昭想起這些事來了。谷媽做了這些事，到現在貯蓄有二千多塊錢了。這家屋雖然小，但是谷媽自己的財產。她還把樓上空出來，零租給人作幽媾場。由這些男女剝取些租金，作她日常的生活費。

阿昭本有一次想來這家裏做養女，在谷媽家裏住了好些時候。僱用她的主人那邊有三百多元的借款未清，谷媽也答應代償。故阿昭二十歲的時候曾到谷家來。不過她不能忍耐着長住下去。她的母親希望她將來可以得二千多元的遺產，不管阿

昭願意不願意，迫着她到谷家去做養女。但阿昭和這個吝嗇的多嘴的姨母同住，是很難堪的。於是離開了谷家。朝晚兩餐的飯菜都是由菜館端來吃的，阿昭也漸覺討厭了。每日要她拭格子窗戶拭至發亮，洗刷地板也要洗刷至發亮。阿昭對這些事也十分厭倦了。當姨母正在拚命運動她去當一個有錢人的姨太太時，她就借這個口實走回母親家裏來。

“如果是這個樣子，我就去接他來也使得。怎麼樣？”

谷媽一面說一面看阿昭的臉。自從住在姨母家中那時，叫姨母做媽媽叫慣了後，阿昭此刻還是叫她媽媽。谷媽聽見阿昭媽媽媽媽的叫，自然也發生了點好感。懶惰的父親，愛說無聊的閒話的母親，及不中用的弟弟的生活要由她一個人勞苦負擔。谷媽想到這一點，又覺得阿昭實在可憐。不過對她的容易對男性殉情的性質，谷媽還是不喜歡。一面為一家的生活勞働，但一面又儘管生小孩子，這又證明她完全是由那個無聊的家庭出來的懶慢的女人了。谷媽也曾以這種理由常責備她。

現在也是一樣，谷媽對阿昭想會那個男人的心情雖然加以輕輕的嘲笑，但以和平素不一樣的真的溫情問阿昭。阿昭本想馬上要求她去。但對谷媽的真意又有幾分懷疑，暫時不回答，低着首在沈想。

“怎麼樣？”

“那對不住了。就請你去叫他來吧。”

谷媽又表示有點厭煩的樣子，站了起來，在換外衣。

“你真作孽喲！叫老人家半夜裏出去替你奔走。”

“真的對不住了。但是決不叫你老人家白跑的。”

“不是說白跑不白跑的話。無論那一對到這樓上來，我並沒有替他們出門供奔走的。不知道是什麼因緣，今天竟爲你奔走起來。”

“不用說這樣叫人聽見敵不住的話，——我們也知道感激你的。”

谷媽撈着下唇儘在微笑。繫緊了黑緞帶，就穿

柔軟的棉襖，上面再上一件很厚的毛織的外套。谷媽立即出去了。

“附近常發生盜難，你要把門戶關緊。”

谷媽在外面再高聲地叮囑阿昭。阿昭在裏面聽見外門打開了，對門家裏的三弦琴音異常的清亮。門關好了後，琴音再低了。

(五)

阿昭用火鏟盛着完全燃着了的火再加點炭拿到樓上來。把炭火倒進火盆裏，炭跟着火勢嘩爆嘩爆地發响。阿昭靜聽着炭的音响，茫然地在火盆傍坐了一會。電光把六鋪蓆的房間照得很明亮。掛在壁間的花瓶裏插着兩枝菜花。這兩枝菜花以簿暗的顏色很幽寂的投影到壁上。

阿昭忽然感着滿腔幽怨。她疑視着纖細的快要散落的黃色的菜花。菜花呈一種不安定的色澤。這時候，阿昭忽然地興奮起來，像想熱烈的迷戀着最初遇着的一個男人般的那樣興奮起來。她不能鎮靜了。在相當的長期中，阿昭也不明白是什麼理

由，自己常爲突然發作的情熱而苦悶。阿昭立即是下樓來。她想找點酒來喝。在室內各處找了一會，各個玻璃瓶裏都沒有一點酒氣。走到吃茶室裏，打開茶櫃，才發見一個打開口了的白酒的瓶，——貼有麩斗商標的白酒的瓶。

“這種酒就難得喝。”

阿昭取了一個飯碗和茶杯來，都斟滿了酒，然後把酒瓶照舊安置回櫃裏去。和含有水分的清稀的酒不同，喝在口裏感着麩渣的渾濁。阿昭勉強地把它一口喝下去，覺得體內慢慢地發出一種醉來。爲情而苦悶着的胸部也像要崩壞般地寬鬆起來。阿昭隻腕撐着頰支在火盆邊上，回憶着剛才像快要發狂般地迷亂的心情。對情人的迷戀逐漸消滅，輕微的情慾也在這個醉態中消失了。

谷媽不久就回來了。離這個地方不滿一里多路，是信三郎的友人住的地方。信三郎就寄宿在那裏。谷媽對於信三郎還不覺得什麼，惟對於那家裏的渾濁和那家女主人的鄙吝，心裏十分討厭，谷媽也曾對阿昭說過。谷媽以前到過那家裏三回，每次

回來定噉哩咕嚕地罵那家裏的污穢和小孩子們的不整潔。

“他說即刻就來。”

谷媽說着把被夜風吹紅了的鼻尖俯向火盆上來。阿昭不住地向谷媽說感激的話，然後自己再出去預定信三郎來後一同吃的東西。到外面的雞肉店定做了雞肉雞蛋飯，再買了四合正宗酒，盛在了一口瓶裏提了回來。心裏異常高興的。回到來時，看見信三郎的木屐已脫在門前了。谷媽已經上了床去睡了。

“媽！買了好些東西回來了喲！”

“我用多了，你們吃吧。你們不是都在這裏歇夜麼？”

“對不住，要攪擾你一晚了。”

阿昭很不好意思，難說得出口般地回答着，把酒樽放在一個漆盆上，隻手提着開水壺走上樓來。信三郎端端正正地坐在火盆前，專等阿昭來。

“怎麼樣？有什麼事嗎？”

看見阿昭默然地坐下來，信三郎很和氣地先

問她。男人的白色的雙頰異常豐厚，筋肉像要垂下來般的面貌也很溫和。歲數像近四十多了，但和阿昭對比起來，像很年輕的，看不出比阿昭大許多歲數。襯衣的長袖纏着腕口，由上衣袖口露出來。在有點巧舊的絲質棉袍上，加披一件薄薄的線緞外褂。他的姿勢真有些像個大家的家長。然而這樣的服裝又把他形容得寒酸了些。信三郎由衣袖裏取出紙煙盒來，一面叫阿昭吸，一面自己也取了一枝來吸。

“家裏很煩厭地儘差人來接，所以我不能儘這個樣子住在東京。打算二三天內回去。”

阿昭從上來後一直沒有說話，只伸出手向火盆取暖。自看見信三郎後，像患了歇斯的利症，很陰鬱，想說話都很費力很厭煩般的。她一時不能由這種陰鬱的狀態振作起來。她一面覺得前程有華奢的希望等在等她，一面又覺得自己一步一步的墮進地獄裏去了般的。電燈很明亮地照着阿昭的低俯着的陰鬱的側臉。她爲要避那電光，把臉背過去，這時候恰恰和剛才看見的菜花正對面了。她目

己也不明白是何種理由，祇很憂鬱地面着壁。

“是不是身體不好？”

信三郎以沈着的但很無氣力的聲音問她。

阿昭三年前到水戶地方去時，戀愛上了一個男人，這就是信三郎。他的家在水戶市中算是個舊族，經營很大的茶葉商店。信三郎是這家的養子。他經過長期間的放蕩，浪廢了家產的大部分。那時候就認識了阿昭。到後來，阿昭也迷戀起這個男人來了。他倆間竟生了小孩子。阿昭把小孩子送託她的母親撫養後，自己還在那個地方再工作了一年。到後來覺悟到非和那個男人分手不可，打算變個地點工作，於是回到東京來。無論如何終須和那個男人分手，在他們倆間都有覺悟，這是必然到來的事實。男人方面有妻也有子。故阿昭雖然悲哀，但有不能不和那個男人分手的義務。其實她最初早有了這個覺悟。男人方面也覺悟到非和阿昭作最後之別不可了。

雖然覺悟，但始終和信三郎見面，阿昭對他還是不能忘情。男人方面對自己也不能忘情，特意地

跟着自己走到東京來。他的疑情使阿昭生了更深一層的感動。她想縱令逃到遠遠的地方去，自己也定時常記掛着那個男人的。

阿昭在反覆地想這些事，她想減却這種愁思，忙把酒移注到暖壺裏把它熱起來。可是剛才喝的白酒之醉還未全消，阿昭頭痛起來了。

信三郎因為阿昭沉默着，自己也就不說話在吸煙。信三郎想，阿昭心裏定是很煩惱。他怕自己沒有口才，說錯了話，傷了她的心。所以連太郎的事也不敢問了。他用隻手揭起垂到額上來的頭髮，低着頭點火吃煙。

好像受着東京的繁華氣象的脅迫，信三郎白臉上的筋肉像在顫動。阿昭略抬起頭來，很同情地凝視着他。她從熱了的酒壺斟了一杯，給不會喝酒的信三郎。自己也斟了二三杯喝了。她覺着有了相當的醉意，有了支持自己身心的氣力了。她的精神也明瞭了起來。

“你家裏這樣常打發人來接你回去麼？”

阿昭還是一面繼續喝酒，一面初向男人說話。

剛才男人說給她聽時候，她很不留神地靜聽過去了。但到此刻自己要問他的時候，忽然感着一種可厭的嫉妬。

“什麼時候回去？”

“什麼時候回去雖然沒有定，總之不能不回去的。”

“那末快點回去算了。我以你早走了呢。”

北海道的時候說定了後，阿昭打算把信三郎的衣服贖回給他，也給點零用錢給他。縱令不再和他見面，但這些錢是要交給他的。不過現在她再沒有勇氣告訴他這些事了。信三郎沉默着。

定做的菜像送來了。谷媽在樓下叫她。也聽見開門的音響。阿昭聽見立即站了起來。

(六)

“你有家，有老婆，又有可愛的小孩子！”

阿昭這樣地固執着說了好幾次時，她已經喝得爛醉了。隻腕支撐在小漆桌子上，掌託着顛顛。纏着腕口的暗色的舊綉綢內衣袖由上衣的袖口垂

出來。

“雖說是有家，也和別人的家一樣。有什麼用？”

“但是回家裏去後，還是一家的主人。你家裏的太太又疼你。”

“還說什麼疼不疼！完全沒有感情了的！”

“你太太討厭你？”

信三郎不說話，把酒壺中餘剩的冷酒喝了。他用上顎緊壓住舌頭，減殺染在舌頭上的苦味。有點驢牙的兩傍嘴角上微微地起了縐紋。胖胖的雙頰表示出一種令人同情的可憫的表情。

“沒有感情了的人也還常常打發人出來接你麼？前沒有好久，我聽見你的太太自己出來過。她還是疼你的！”

“你要這樣說，那也算了。”

信三郎很不高興地說。翳着火盆的雙手指尖不住地顫動。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周圍異常的冷靜。樓下谷媽的咳嗽的音響特別的高。像到了那個時候了，電

光比先刻暗澹起來。

阿昭忽然淌了幾滴眼淚下來。強烈的悲哀緊鎖着胸懷。一種幽怨的嗚咽之音自然地由喉嚨裏漏出來。阿昭忙緊咬着脣，極力地忍住。她廣伸她的託着顛顛的掌到額前來，她不想把眼淚給男人看見。

信三郎由今晚上看見阿昭的時候起，覺得她的心已經變了，對她有點憤恨。家裏雖打發了人來接，但信三郎不想這樣地就回去，想會着阿昭之後，把一切事情都提出來和她商量。但到此刻，翻想一回，一句都不提出來說了。他像不願意給這個女人欺騙。

阿昭近來常故意不見自己。今日若不是遇見阿吉託了他時，今晚上阿昭定不會來的。并且她的母親秦媽和這屋裏的谷媽強蠻地要自己和阿昭分手，也是很明白的事實。信三郎想着這些事，就像女人般地憤恨起來。但又一句話都不敢說出口。他就想這樣地回去。受了女人的厭倦，他感着輕微的憤恨和愚蠢的羞恥。并且知道女人的心完全冷息

了，所以想，可以再不留戀地和女人分手了。信三郎暗地裏壓着自己的憤怒。

“那末我要走了。”

他從容不迫地收拾自己帶來的東西。

“那末以後一生怕見不着你了喲！”

“不至於吧。——從前太累你了。太使你辛苦了。不過太郎的事以後我定會爲他想法，決不累你們的。”

“小孩子無論有什末事情發生，決不要你操心，決不累你的。”

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小桌子上。阿昭悲哀極了，忙用袖掩着自己的臉。過了一會，放下手，略伸一伸腰，抽根香煙來吸。阿昭把眼淚和香煙的煙一同吞下去了。

她並非要和男人分手而悲哀，也並非爲和男人間的戀愛消滅而悲哀，也並非追憶到從前初和這個男人相識的歡樂而悲楚。她祇感着自己的生存的悲哀。地像很難克制它，十分悲痛起來。在這瞬間，她真想投身自殺。她像完全沉沒在這種悲哀

中嗚咽起來。悲哀一經引起，她的眼淚也就流不住了。沒有吸完的紙煙拋向火盆的灰裏去。她的隻腕始終支撐在小桌子上，用帷裙抵着揩不乾的眼淚。

信三郎祇茫然地坐着不說話。他雖不明白她爲什麼流淚。但當臨別時，女人忽然這樣地悲痛，他又禁不住心軟了起來。他推想她的心思是在後悔嘗了許多辛苦都是爲他一個人，而到後來只贏得這樣的結局，遂不禁悲傷起來。信三郎一面這樣想，一面靜聽着女人的嗚咽之音。

照這樣的狀態，阿昭儘哭都哭不夠。滿積在胸坎裏的悲思，忽然又變爲對男人——很寒酸地坐在自己面前的男人——的極度的思戀了。由她的淚的胸坎中燃起來的戀慕之焰轉注到信三郎身上了。不論在什麼時期，不論到什麼地方，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總之，和信三郎是不能分離的。阿昭對男人再熱戀起來了。

揩着儘哭都哭不夠的眼淚，她沉默着由壁櫥裏取出被褥來。

(七)

第二天響了十二點，兩個人還沒有起來。是二月間天氣，一早就下了寒雨。室外夾着霏霏的兩音的風響常吹進來，紙屏也不住地振動。

過了一點，過了兩點，樓上的兩個人還不見起來。谷媽走上來叫醒他倆。

“阿昭”

谷媽用指敲着紙屏叫阿昭。阿昭立即起來，回答了，打開紙屏。她只穿着一件長襖衣，姿勢很不大方，也有點怯寒的樣子，臉色蒼白，眼的周圍微微的浮腫，袖口遮着嘴，很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望谷媽的臉。

“今天不是要動身麼？你這個人直是，……我這裏是不要緊，不過怕你誤了時刻。”

“再遲延一天也不要緊。并且天氣這樣不好。”

“如果能延期，那就不打緊。家裏不會有人來接你麼？”

“我想他們不會來吧。不過，……”

“那就儘管再睡一忽吧。你們只貪着睡。也不

覺肚餓麼？”

谷媽帶嘲笑的語調說着想下樓去了，阿昭忙止住她。阿昭再進房裏去取了一個荷包來，裏面祇有兩張鈔票，她一面數，才想到昨天給弟弟拿了幾塊錢去了。阿昭把一張五元的鈔票給谷媽，託她買些做餐的食物。阿昭再回室裏來，在襯衣之上加上外衣，帶着足底的脂肪和土蓆相摩擦的音響，又走出向樓下來。

走進火廚傍的便所裏，由窗口向外一看，外面的雨下得很激烈。由便所出來就到火廚裏洗漱。洗漱後，走到吃茶室來時，正在洗拭煙筒的谷媽叫住她，

“來這裏坐下吧。”

“這樣大雨不能出去。今早上我自己買的生魚片還留起有，隨便吃一餐飯去吧。”

“唉，什麼都可得。”

阿昭就用火鏟討了點火。

“隨便些吧。就要走了的，是不是？”

阿昭對谷媽這句話含糊地答應了，回到樓上

來。

信三郎還在床上伏臥着吸紙煙。看見阿昭上來了，不能不決意起身下樓來。通過吃茶室，看見谷媽時，信三郎有點不好意思。平素覺得她是很討厭的人，但見面後，谷媽很客氣地向他招呼。洗漱完了後，再和谷媽客氣地招呼了二三句話後，他回到樓上，立即鑽進被窩裏。

他倆由昨夜至今早天亮不曾合眼睡過。阿昭的頰上終夜感着自己的眼淚和男人的溫滑的脣，像發謔語般地始終繼續着說情熱的話。要到北海道去的事在此時才對信三郎說。阿昭爲這件事悲痛，信三郎也爲她悲楚起來。僅得着男人的一二句憐惜的話，她就全身顫動起來，情熱狂亂地發作起來，鬧了一個通宵。他倆此刻起來，覺得像病人般地身體十分疲倦頭腦也異常昏亂。

阿昭的兩腕疲倦得作痛，口裏也很乾苦。她一邊坐在火盆前生火，一面以疲倦的精神，——覺得全身昏沉沉的那樣疲倦的精神——翻來覆去追憶昨夜裏的夢。

“阿昭！”

這時候信三郎像在乎喚。但她覺得要回答都很煩厭般地一時說不出話。信三郎繼續着叫她。

“什麼事？”

“儘在這家裏不行吧。怎麼樣？”

“不要緊。”

阿昭把自己吸着的煙管送給信三郎。

看見阿昭走近前來了，便低聲地開始和她討論在迫切的境遇中的兩人的問題。信三郎以為若阿昭有決心，自己便不惜用最後的手段，把家裏的一切東西取了出來。他說是有了覺悟才幹的。他決意，作算只一個鐘頭都好，和阿昭一同躲到什麼地方去。

聽見這個話，阿昭就想及昨夜裏男人的提議，兩個人一同逃到什麼地方去。她心裏覺得有點不妥。她覺得連想像這件事都有些煩厭。她垂着重贅的頭像在思索什麼事情，忽然心亂起來，腦裏像起了一陣黑暗。

“這些話以後再說吧。”

“但是你今天不是就要走的麼？”

“祇一天工夫隨便可以敷衍過去。”

阿昭忽然想起家裏的事來了。昨夜裏自己沒有回去，母親一個人定十二分焦急地在擔心。

“我因為有那個不中用的父親和母親，我這身體雖說是自己的，但事實上是父母的。”

阿昭想自己若是逃走了，父母馬上就會沒飯吃。無論到怎麼樣遠的地方去，只要自己工作，那末父母就可以生活。如果自己和男人一路躲到什麼地方去時，那就不能再理父母了，阿昭想到這層，躊躇不能決意。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以這憂患之身，不論委給那一個男人，她從來都不曾拒絕過父母的金錢的要求，仍繼續供給。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雙親的可憐的面影沒有一刻會離開過她的胸坎。阿昭忽然又深思起這件事來了。

“你餓了吧。”

阿昭抬起戰動不定的腳走向樓下來。一面向谷媽說客氣話，一面做飯菜。分幾次端到樓上去。阿昭把剩酒熱來喝了，但不見醉。兩個人都覺得飯

菜不好吃。

阿昭才拿起筷子，又繼續着思索剛才所想了。自己就和信三郎一同逃走；一時雖可以過去，但到不久的將來，兩人的日常生活是很明白會發生問題的。沒有一點志氣的信三郎的前途是可以意料得到的。真的到了窮迫的時候，自己還是不能不出來找職業，這是很明白的事。那時候兩個再不能不淒慘地分開手的情景也想像到了。

不和男人說一句話，把飯吃完了。阿昭飯後吸了一口煙，就下去拾收火廚裏的事物。外邊已經黑下來了，但狂風暴雨還沒有停息。把帶來的東西收拾清楚了後，走到吃茶室來時，看柱上掛的大鐘已經響了五點又過十分了。電燈也亮了。

(八)

祇這一晚了，明天決定分手的，就在這時候，他倆再鑽進被窩裏留戀起來。樓下像有客來了。阿昭駭了一跳，醒過來時，聽不見樓下的人聲了。像夜深了，附近很幽靜的。

阿昭昏昏懵懵地走下樓來，望望掛鐘已經過了十一點了。吃茶室裏還是和昨夜一樣厚厚地鋪着谷媽的被褥，裏面還放了一個火斗。昨夜阿昭沒有注想到在谷媽的枕畔安置着一個元祿年間的遊女玩骨牌圖的美麗的雙摺屏風。谷媽的膝上放有二三張單據，在清算數目。因為她放了好些錢出去，債務者送了利息來時，她就這樣繁難地沒頭於算利息，費去不少的時間。

“過了十一點？”

谷媽也駭了一驚，望了望時鐘。

“又攪遲了。”

“怎麼了呢？要回去吧？雨停了喇。”

“這刻時候回去，姆媽？路又不好走。雖然對不住你，我想再攪擾你一晚。”

谷媽凝視着臉色蒼白的阿昭。

“那是你的身體，與我沒有關係。不過你這個人做事真是奇怪。你到底還這樣迷戀着那個男人做什麼？不要儘在無聊的地方混過了時間，快快地決心到新地方去不好些麼？那個男人也是一樣的

傢伙，什麼事都做不來。儘管迷戀着纏住你的身體做什麼呢？”

“遲早要分手的。”

“就是說喲！遲早和他要分手的，不要使你的新主人太爲難了。早一天到那地方去不好些麼？已經訂好了約的，又這樣拖延着不走。那主人一定生氣的。今晚上再歇一夜都使得。明天如果還不走時，那連我都覺得有點難爲了。”

雖給谷媽這樣地說了，但阿昭還不忍馬上和男人分手。

“明天一定回去的。我也不是這樣遲鈍沒有感覺的人，如像你所說的。”

“看你真是過於不緊張了。如果有病，那沒有法想。我年輕的時候，就不喜歡這樣不爽快的事。”

滿口鑲齒，並且全染黑了染得發亮的鑲齒一瞬間全露了出來，谷媽在笑着。

“所以老了就這樣地享福。看見你的被褥，就覺你像個相當人家的老太太。有錢，有房子，你真

是享福。”

“那看年輕的時候有打算有準備沒有。”

“這是不錯的。”

阿昭漸得了谷媽的同意，在這裏再歇一宵，很安心的回到樓上來。

“明天真的要早點回去才好。”

谷媽故意高聲地說，使樓上聽得見。

“是的，一起床就走。——”

阿昭在扶梯的中段大聲響氣地回答。

她剛才睡了一忽，覺得精神很爽快，他拿簞的圍巾纏在頸上，走出去買紙煙了。但過了一會，她帶了醋飯團回來。阿昭分給幾個給谷媽吃，自己也陪着吃了兩三個，剩下的就拿給信三郎吃。

兩個人這樣安靜地在明亮的電燈之下，正想把今夜的時間歡樂地度過去。但阿昭忽又想着要到北海道去，討厭起來。她想地方還不說，就是還要繼續從前的那一種職業，想起來部很難過。

“我並不是情願，時都這樣地當藝妓喲。”

阿昭像牛馬，也不指定向那一個說。她想

到自己又要爲這個藝妓的職業受幾年的束縛，心裏十二分的難過。

“真不想到北海道那邊去！”

阿昭像仔細思量了一翻般地在對她自己說。

“我不是叫了你決意莫去麼？又還說什麼話呢！”

“已經領了他那邊的一半金額，如果能夠償還他，那就廢約也不要緊。”

“我不是說了，我擔任籌還他麼？”

信三郎也曾想把過繼那家的房子押出去，再等四五天定可以得二三百元的金額。

“總之在這兩三天內忍耐着躲開一下。我定籌得那筆款來。”

給信三郎這樣地說了後，覺得後來怎麼樣都不管了，真的想借他的那筆款，一時由目前的苦境逃出來。她迷亂起來了。但是就這樣做去，前途是很明瞭的。思念及前途，又不能安心地信賴男人了。

“你再過細地想想，下一個決心看看。我是有

這樣的成算的。”

阿昭看見信三郎這樣懇切地有氣概地向自己商量，心裏感着異常的欣慰。

她想到用信三郎籌的錢把自己由這次的契約救出來時，自己就像放下了重贅的担子，心裏忽然輕快起來。一經決了心的信三郎也一樣地有生氣，快活起來。兩個在商量，他明天一早就回鄉裏去，阿昭在相當期間內，躲到她曾經住過的小原田地方的知友家裏去。阿昭也想天一亮就由這裏直接到小原田去。但後來才想到自己身上沒有錢了。不過自己還有一個小小的金戒指，在途中總可以想方法。

他倆上了床，還很有趣地追談到從前的事來。阿昭時時發出輕微的笑聲。當他倆初認識時，信三郎還有一個關係未完全斷絕的女人。但是那個女人另外有了情人，給阿昭偵探出來了，故意當信三郎的面，把那個女人叫了來，終把那個女人的祕密揭破，把那個女人弄哭了。這時候的信三郎是很漂亮的，使阿昭一見傾心戀慕起來的那樣漂亮。阿昭

想像到那時候的信三郎的姿態了。等到彼此若一天不見面就都不舒服起來的時候，已經是盛暑期中了。次年的秋杪，太郎就生下來了。在這樣狹小的市裏，這樣討厭的消息一刻間就傳遍了。然而阿昭不顧一切的物議，只靠自己的雙手，把這難關度過去了。

信三郎睡着了後，阿昭一個人精神反燥起來睡不着。只有今夜，她很悲寂地思念到自己所生的小孩子們來了。最初生的一個是個女孩兒，那時自己只十九歲，男人方面祇二十歲。這個女孩兒給男人的父母領了去養，但到三歲多就死了。這個小女兒死時，阿昭還在那個地方，她自己一個人上過那個小女兒的墓來。小女孩兒取名琴江。

其次生的也是個女兒，對手的男人也有妻子，因此兩個人終別離了。這個小女兒也由男人那邊領了去養在他家裏。和這個男人別離時，產後的阿昭病了很久。她無論什麼時候都還記念着這個男人。

這是二十四歲的時候生的，到今有六歲了，先

取名阿君。但後來聽說換了名字。至換的什麼名字，阿昭却不知道。阿昭很痛愛地正在思戀在信州山中安全地長大的女兒，忽然太郎的臉又浮到眼前來了。

(九)

近天亮的時候，阿昭剛才睡着，又給信三郎叫醒了。這時候聽見樓下谷媽高聲地在說話。

“不是母親走來了麼？”

信三郎站了起來，望着阿昭的臉，不說話，點了點頭。阿昭態度忙亂起來了。她想不要讓母親上樓來，快快地把自己的東西收拾清楚，往樓下來。

“阿昭！你這個人真荒唐呢！”

秦媽揹着太郎坐在樓下，看見阿昭後蹙着眉頭低聲地說。

“Y樓的女將昨夜裏等你等到過了一點鐘。她想你昨夜該回來的。”

谷媽不說話坐在火盆前，像一點不關心地取出她的長煙筒來。陽光滿滿地由東窗口射進來，使

人目感着暈眩。阿昭不敢把眼睛正視那個方向。

“今天一早那個女主人又到家裏來，坐在家裏等着。真對不起她了。”

“我就回來的。你先一刻回去吧。”

阿昭站着一邊想一邊說。

“你說就回也不行了。要和我一路回去的！還能說那個先回那個後回的話麼？”

秦媽說了後身體動也不動。阿昭不說話回到樓上來。換上了衣服的信三郎很擔心地坐在那一邊。阿昭看見他就說，

“你看母親這樣討厭的走了來。我回家去看一下。今天內我總要再見你一次面。”

“他倆相對，稍爲思考了一忽，約定今晚上六點鐘前後在淺草橋相會。阿昭把信三郎留在樓上，自己下樓下來。”

“你到那邊去後，要自己保重身體，好好地做事。”

谷媽送阿昭走時只說了這一句話。阿昭想答句回禮的話，但心裏有點難過，終於沉默着和秦媽

一同走出來。

“太郎的父親來了是不是？”

走了三丈多路，秦媽開口向阿昭說。阿昭想定是谷媽告訴她的。但她不理她的母親。天空蒼蒼地很晴朗。太陽烈烈地向地上輻射她的光波。

“真是沒得辦法的人！”

秦媽慢慢地走着呢喃地說。阿昭上了電車後一路向揹在秦媽背上的太郎取笑開心，回到家裏來了。

回到自家的屋傍時，看見 Y 樓的女將在門首向外面張望，她看見進了巷口的阿昭母女，就笑着先回屋裏去了。風濕病一天天的厲害，不能做事儘管睡着的秦翁聽見她們兩個回來了也起來坐在火盆前。

“還不是在谷家裏！”

秦媽高聲地說。

“那就安心了。”

秦翁接着說。

“頭髮要梳換一個樣子。”

望着阿昭的後影，Y樓女將祇說了這一句，她并不表示惱恨的樣子。她問了問附近梳頭婆的地址，自己出去叫梳頭婆了。

阿昭不理那一個，她走到陽光射得進來的房裏，搬出被褥，就鑽進去。兩天來的睡眠不足和疲勞一齊發出來，阿昭的身體一點不會動了。太郎不知在什麼時候也爬進這房裏來了。阿昭看見他就把他引前來，緊緊地摟抱着。她一面想，把一切丟開到北海道去好呢，還是可以偷出去時就逃到小田原去好呢。她像在夢中煩悶。他想了一會，不知不覺進了痛苦的不安定的睡夢中了。

梳頭婆來了。秦媽把阿昭叫起來時，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阿昭忍耐着頭暈，勉強地坐在秦媽替她擺好了的鏡台面前。她望鏡裏，看見Y樓的女將笑着坐在那一邊。

“阿昭像很疲倦了呢。”

Y樓女將從袖裏取出裝有髻捲的袋子丟給阿昭。掉出來的是松葉色的髻捲。Y樓女將吩咐阿昭原來的髻要完全拆開，重梳過那種女人常梳的髻。

但阿昭不情願。爭論了一忽，Y樓女將無論如何不答應。

那種重費的頭梳好了後，秦媽措着太郎挾了一個大包袱回來了。她把今日由Y樓女將領來的錢抽出一部分，把急用的衣着從當店裏贖了回來。阿昭對那包東西看也不一看，她隻手摸弄梳得不中意的髻。過了一忽，就出來到洗澡堂去。

往洗澡堂去和回來的途中，儘管在凝想的阿昭忽然想到此時是最自由的了。每到轉角的地方，就張開眼睛向四周望望。好幾次停了步不向前走。

“乘這個機會逃了去吧。”

阿昭幾次都這樣想。雖然這樣地繼續着想，還是走向家的那條路，終回到家裏來了。

Y樓女將不在家。秦媽一個人在收拾阿昭的物事，裝進籐籠裏去。裝好了的籐籠，秦翁在幫用手繩細好。琵琶兩個，把胴體折疊好，裝進一個箱子裏。父親再把這箱子放進籐籠裏。秦媽問阿昭動身時穿什麼衣服去，要把她檢出來，其餘的都搵進一個袋子裏去。

阿昭叫太郎走前來，抱他坐在自己的膝上。一面望着父母替自己打疊行李。她把太郎手中的鹹餅干取來啣在自己的嘴上喂他吃。一面又把太郎緊緊地抱住，緊抱得自己的血脈躍躍地跳動，胸口會作响般的。

弱瘦的蒼白的臉上，今日也一樣給食物的渣屑染污黑了。阿昭再忽忽地措着太郎到外面去買玩物。碰着附近住的女將們，聽着她們歎贊太郎時，阿昭停住足不說話，儘眺望着遠空。

傍晚時分，向着秦媽做出來的飯菜，阿昭從早餓到此刻才吃飯。才吃完飯，Y樓的女將又來了。她說她的男將明日搭第一次的火車動身，要阿昭今夜裏就到他們旅館裏歇一夜，明天好一同走。阿昭答應了，約她慢一刻就來。女將把藤籠和行李袋載在一輛人力車上，先送到她的旅館裏去了。

(十)

由新主人那邊最後領來的錢已經用得所存無幾了。阿昭把半額給母親的時候，才想及信三郎，

想在剩下來的裏面抽出一部分給他。因為他要去家裏去，衣服太難看了，也得縫一件和舊時所穿來的那樣的衣服。她並且想再去見見信三郎，見了後立即逃到小田原去躲起來，也未常不可。

阿昭在粗條紋的綢衣上加上黑上衣。很久沒有打扮這樣討厭的裝束了。她揀樣子雅緻一點的外套披上，向父母告了別。已經過了六點了。阿昭有點心急起來。攆着太郎的秦媽送她走出街巷口來。

臨別時阿昭把太郎的手腳在口裏，啣了一會才放下。她的眼眶裏自然而然地湧了眼淚出來。

“明天的火車幾點鐘開，——我要帶太郎到車站去送你呢。”

阿昭聽着母親的聲音，向着那一頭走了。

她走到淺草橋來時，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在約定了的地點不見信三郎的影子。她在多人來往的橋上走來走去，行了二三回，給微寒的風吹着，不知不覺走向電燈明亮的熱鬧的街道上來了。她自己又不便到信三郎寄居的他的親戚家裏去，因為信三郎堅決地不要她到那家裏去，所以從來一趟

都沒有到過。

她打算叫那邊的車夫去叫信三郎出來，於是再急急地回到橋上來。她想橫過黑暗的幅寬的馬路，走到那邊有燈光的狹小的側路上去。她橫斜着馬路，放快脚步。這時候對面也有一個男人橫斷着馬路向橋邊來。她和他很挨近的走過去。男人披着很長的外套，他停住腳翻過首來看。

“啊呀！小昭”他叫她。

聽見有人叫“小昭，”阿昭停住足。但她想不出他是什麼人。

“你來東京來了？”

男人的臉上有眼鏡在發光。阿昭定神一看，原來是姓滕的人。當阿昭在小田原的時候，這個人時常由東京來小田原頑，並且常常叫阿昭。

“啊！好久不見了。”

阿昭走近他身傍，很親熱的行了一個禮。男人的很結實而好看的臉上，浮着微笑。

姓滕的很過細地問阿昭到東京來的緣故。和阿昭並着肩翻向她所取的方向走了二三步。阿昭。

很得體地把身體不好回到父母這邊來養病的話告知了男人。從在小田原的時候就知道阿昭身體很弱，他很相信阿昭的話，覺得她可憐。

阿昭跟着姓滕的隨便地散着步走。姓滕的告知她現在他還常常到小田原的親戚那邊去。每次去就叫從前相認識的藝妓來一同頑。他又告知她，從前她所住的新菊樓的昔日同僚一個都沒有變更，還是一樣地在那邊工作。阿昭聽見後覺得別的人都沒有什麼變化，祇有自己一身變化得這樣快，不禁感慨起來。自己想到那邊去躲起來的就是這家新菊樓，她又聽見那時候祇十四歲的小姑娘阿君現在成人了，豔名很著。她覺得這些事情都是耐人追憶的。因為這個小姑娘和自己在信州生的小孩子同名，阿昭很痛愛阿君。由那時候起至今，又過了四年了。姓滕的，看去也老了些。但在那時候他祇二十二三歲。

不知不覺走過了厩橋了。兩個人漸漸走到淺草公園的雷門前來了。男人忽然在電光下看見阿昭梳的頭髮。他笑着說，

“病人怎麼還梳這樣的頭呢？”

“今日故意梳這樣的頭來散散悶的。這樣無聊的事也給你注意到了。”

阿昭很自然地回答了後自己也微笑起來。她自己都覺得自己的頭髻太過於鄉下風了，很不好意思起來。

阿昭給姓滕的男人帶到觀音堂後面的大酒樓裏來了。她望見眼睛不住地流動的女僕歐，有點不好意思。跟着身體高長的姓滕的男人給女僕歐引到一間狹小的房裏來。阿昭走出廊前站着眺望庭園裏掛的，點着火的各色的燈籠。在阿昭，這些燈籠的色像圖畫一樣的美麗。她想自己所到過來的各地方的酒樓庭園裏都沒有裝飾着這樣美麗的燈籠。在闇夜中，這些燈光很沈靜地呈桃色，也含着一種柔婉的美麗的哀傷。阿昭看這種燈色，看得出神了。她覺得當時自己的感情也和這些燈色一樣很沉靜地含着一種美的哀傷。

姓滕的男人用手巾揩着鼻走近她身傍來。一種強烈的花露水的香氣由他的那塊手巾發散出

來。阿昭只覺得有一種青春時的憧憬在心頭閃動。她有點不好意思。過一忽，和那男人走回房裏來。

兩個人對面坐下來時，阿昭一面追憶從前在小田原他叫她那時候的情景，一面凝視着他，覺得他的樣子和以前沒有大差別。知道了他是個東京富豪的兒子，那時候有不少的藝妓爲色和利慾對他費盡籠絡的手段。但他每時都很爽快地頑了後立即回東京去，對她們一點不黏戀。給他這樣的行動激惱了的藝妓們便揣度他在東京定還有極漂亮的相好，羨妬起來。阿昭看見她們的這樣態度，覺得她們都蠢得好笑。姓滕的也曾當阿昭是鄉下的藝妓，有點看不起，阿昭也因他的這樣的態度常常生氣，故有時對他特別地莊重起來不睬他。阿昭正在回憶這些事情，姓滕的忽然說祇兩個人相對坐着太過寂寞了，要去叫個認識的藝妓來。阿昭聽見他的話，嚇了一跳，心裏很不快，但又不便去阻止他。於是阿昭又回想到姓滕的這個人的性質了。他從前就是這樣地不當女人是個人，始終用調戲的態度對待女人們。她覺得這個男子是個可怕的

一個人，於是剛才給那些燈色引起的春情又消失了，她像從好夢中醒來，心冰冷冷的。

所叫的藝妓不一刻到來了。是個年約十七八歲肌肉豐腴的女子。男子看見她來即向她調謔，引她笑了。阿昭望着他們說笑，覺得從前在小田原，到自己的妓樓中來的小孩子般的男人和在目前的不見得有什麼差別。

“喂莫再頑這樣下等的舉動了！快點，快點！”

藝妓喘氣不過來般地高聲說，散開兩腿在掙扎。梳得好好的鬢髻也散亂了。這個年輕的藝妓在嘲罵姓滕的男人。

阿昭夾在他倆間感着痛苦了。但想回去又不便就走，只好忍耐下去。一個人喝了點酒，醉起來了，把藝妓的琵琶借過來試彈彈許久沒有彈的弦音。應姓滕的男人的希望，彈了幾譜高尚的古曲調。由這些情曲裏面湧出一種哀傷和孤寂來。阿昭忍耐不住快要淌眼淚了，忙放下琵琶，不再彈了。那個藝妓聽了後，佩服極了。

自己如果年輕時在東京出身，那末到現在也

定有相當的地位，容易生活了。阿昭一面回憶自己的往昔，一面注意年輕藝妓的舉動。十五歲的時候被賣到鄉間去後，阿昭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加進都會裏的時髦的藝妓羣中去了。到桐生地方去的時候，從一個長於音樂的老藝妓很專心地學會了許多歌曲。但阿昭又想這些歌曲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多大用處，於是又灰心了。阿昭私下羨慕起這個年輕藝妓的幸運來了。

“現在東京流行那一類的歌曲？”

阿昭無意中忽然問那個年輕的藝妓。她先自謙地說自己的琵琶彈得不好，像不十分注意地彈了一首當時最流行的歌曲給阿昭聽。但阿昭不覺得它有什麼奇特。自己彈琵琶叫藝妓和着唱時，阿昭才覺得有點興趣。高興起來。

“回去吧。”姓滕的向阿昭說。

“回去也可得。”

“我不回去喲。”

“客都說要回去了，藝妓還不走麼？那真是笑話。你不要妨碍人家的別的事情啊！”

“曉得了。我太沒有留心了。那末我走吧。”

蕤妓向阿昭很恭敬地行了一個禮後，立起來走了。

“攪擾你了，對不起。”

蕤妓走後姓滕的向阿昭說。

“你像比從前陰鬱了許多。”

男人像回憶着從前的事向她說。阿昭給他說了後忙自己斟了酒來喝。姓滕的看見阿昭喝酒，喜歡起來，繼續着斟給她喝。

“憂鬱着不說話，對什麼都沒有高興，再不會有從前的興致了。”

阿昭笑着說了。但受了男人的柔情的觸動，胸口裏像剛才一樣，再流着一種溫柔的美麗的哀傷，儘注視着男子的醉眼，像射出一種熱情，在微動着。

(十一)

阿昭醒來了抬起頭來看時，黑漆的燈架中點着一盞電燈，向四周輻射着薄暗的光波。看見枕

畔的亂雜的衣箱裏堆着自己和姓滕的脫下來的衣服，阿昭連自己都覺得奇異。望了一會衣服後，又偷看了睡在榜邊的男人一眼。姓滕的男人的手巾像丟放在附近，昨夜裏所聞見的花露水的香氣漂散在房子裏面。

阿昭輕輕地起了床，走出室外來，循長廊一直走去。在便所附近的窗戶完全打開了，曙光也射進來了。高高地掛着的孤燈還像在夢中般的浮現着薄暗的燈光。

姓滕的穿着棉長衣由後面追了來。他看見阿昭，像彼此有什麼暗約般相視而笑地走過去。阿昭一個人走到樓下浴室裏來。

昨夜裏她拉着姓滕的到向島的堤岸邊散步。那時候她醉得蹣跚的，像快要栽倒下來。月的光波滿射在河水上。河的那一岸籠在淺黃色的烟霧裏。燈光浸沒在這個煙霧中，不十分明顯。月的光波也像很銳敏的在他們的路前顫動。

“我給你拖到這裏來了。”

“是的，不錯！是我拖着你嘛！”

兩個人這樣地說笑着，就進到這家屋裏來了。

阿昭回到房裏來時，房裏和先刻一樣，薄暗的燈光映着散亂在箱裏的衣服的紅色分外的嬌豔。阿昭覺得昨夜夢中的情緒再在她的胸中蘇甦起來。姓滕的坐在床上儘吸煙。

“祇一回就算了麼？”

過了一忽，姓滕的望着那一邊向阿昭說笑。但阿昭不理他。由這邊望姓滕的後影，原有的情熱再湧上來，想向男人再施展她的情慾的引誘。但祇一刻間她下了一個決心再也不留戀了。她終於沒有走近男人那邊去。下女來替他們打開窗戶時，阿昭的心也自然地覺得沒有意思了。

可是朝餐喝了點酒，阿昭有點醉意了。一直到午飯時分，還和姓滕的歪纏着不動身。當男人下樓下去洗澡時，阿昭才決意把這家旅館的帳算清楚，連等下姓滕的回去時的車費都替開發了。姓滕的洗澡還沒回來，阿昭先離開了這家旅館。今天外面的天氣晴朗，但有風。

在回家的途中，阿昭順便到肩三郎寄宿的家

裏去看他，想把剩下來的錢都給信三郎和他乾脆地分開手。從薄暗的屏風裏走出一個梳大九髻的女人來。

“信君今天一早和出來迎他的人一同回水戶去了。”

那個女人說了後，抱着小孩子在屏門傍屈着腰望站在門前的阿昭。

“他昨夜有到什麼地方去沒有？”

“他昨夜裏像是九點前後回來的。不知道他到了什麼地方去。”

門裏有個裝鞋屐的木箱。阿昭喪神地望着木箱上的一盆石蒜花，癡立了一忽後，遂告別了，再在街路上慢慢地走。不知不覺地走到谷媽的門前來了。她看見谷媽的房門靜靜地閉鎖着，裏面像沒有人。她抬起頭來望可紀念的樓上，窗口全浴在日光中，但白色紙屏却很陰慘地閉着。

阿昭家裏的人們一同爲阿昭的失踪驚擾起來了。秦媽阿吉都出去了，很留心地分頭向有關係的人家一家家的找阿昭。阿吉走了一處地方再走一

處地方，還沒有回來。秦媽走累了才由外邊回來。

“第一就是你不好，愛說無聊的閒話，把她激走了的！”

Y樓的女將顏色都變了在發惱。

“一定是和那個壞男人一同逃走了！一點不會錯！昨天我就覺得她的樣子有點奇怪。因為她是我從小痛愛養長大的，以為她總是可靠的女兒，決不至於與她的姆媽為難。我看她近來真是碰見邪鬼！——對你主人那邊真不知要怎麼樣說話才好。她真害煞人。”

秦翁祇呆呆地坐在火盆前，仰着臉用煙筒的吸口抵着頰在沉想。蒙着皺皮的喉頭高高地突起來。秦媽對Y樓的女將也覺無法對付了。聽見阿昭沒有到谷媽的家裏去，一同覺得更難追尋她的行踪了。

恰好這時候阿昭還是和昨夜出去時一樣的裝束回來了。阿昭望見家裏的人們，笑着進屋來。

“啊呀！回來了喲！”

Y樓女將低聲地說。她睨視了阿昭一忽，就走

近來。

“你是不是碰見野神野鬼？到底做了些什麼來？”

女將惱着罵她。

“你真太把人當優了！我那還有面目對那個主人呢。可以不向人低聲下氣的也要叫人去向別人討情。你真不知道我如何的氣苦了！你看那個主人本來脾氣很好，今天也發火了。不是因為你白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旅館費用麼？你又不是還年輕，不要再迷戀着男人，將就些丟開手吧！”

“對不住了，昨夜裏無意中碰見了一個熟人。”

“還說什麼有意中無意中呢！”

“真的叫人氣苦了！”

秦媽嘆息着倒了一盅茶給女將。阿昭一看見太郎急抱過來，高高地抱起，不住地儘望着小孩子的臉；她的胸口又像給什麼東西填塞住了，眼淚流出來了。她把太郎的臉抱近來觸着自己的臉，太郎的頰跟着她的眼淚滑倒下來。阿昭把太郎放下來，想取手巾，忽然摸着姓藤的男人的名片和手巾，她

就取出那條手巾揩着淚，走到火盆前坐下來。昨夜的花露水的香氣沁進她的鼻孔裏了。

“喂！快點準備動身吧！我要拿條繩子來綁住你的腰，拖着你走，不給你再飛出去了。”

阿昭聽着女將說話，把父親倒給她的茶接過來喝。

“走吧！”阿昭立起來時，把荷包裏的錢一個不剩的交給母親。“這是給太郎名下做零用的喲！”

阿昭跟着女將由家裏走出來。

“我帶太郎到車站去好麼！”

“不要來好些。來了反爲多事。”

女將不再留情地回答秦媽。

“到了北海道。阿昭又要迷戀起男人來受罪吧。”

女將一面加圍巾一面笑向阿昭說。

“不找個男人，怎麼能夠活得下去呢！”

阿昭以含着淚的眼睛望着明亮的室外回答女將。走出街口來時，翻轉頭一看，在轉角的當店前，秦媽背着太郎還癡站在一株梅樹下目送她。

一九二八，五，十日，譯完

不幸的男子

(一)

他在大學快要畢業時，他的一個好友代他介紹了個女人，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他最初不當認真，但他的好奇心也因之有點活動，他想把她的像片取來看看也未嘗不好。第二天他的朋友把女人的像片拿來了，面體稍長，細長的身軀，不肥不瘦，風格很好，臉上帶有悲寂的表像。他覺得這女人還不壞。那晚上他爲此發了種種的空想。

他還沒有女性的經驗，但是個在幻慕着女性的人。他年小的時候，父母早死了。雖有一個弟弟，但不很和好，他有時和他的弟弟終日不交談一句。和他弟弟不和睦的一個原因，是他祕密的戀愛了一個女僕，在戀愛的期內不知甚麼時候，他的弟弟竟和這個女僕生了關係。但他表面當做不知道的樣子，並且覺得弟弟先和這個女僕生關係，自己免得墮落，也未嘗不算一件幸事。但他的弟弟和這個女僕很要好的在說笑的時候，他又免不得傾耳去聽一聽，聽了後又覺自己是很卑鄙。他弟弟比他小兩歲；他是二十五歲，弟弟是二十三歲了。弟弟的志望要做一個美術家。他今年可在大學的法科畢業了。

照這個樣子，他家裏算是很不愉快的家庭。他在家裏始終沒有歡樂的顏色，要他笑，算是一件很罕的事。除了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的好友以外，他再沒有可做朋友的朋友了。從前有是有一個朋友，那個朋友進了文科，不知不覺間和他就不通音問了。

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的好友是和他同進法科的，並且由小孩子的時候一直到現在都是同學，他的成績不很好，但他那個好友常列優等；所以他很尊敬那個好友。

他的姓叫田島。那個好友的姓叫山村。山村介紹給田島的那個女人名叫時子。

(二)

山村和田島都進學習院。田島的性質很溫馴，但身體不很強健。有一回患了頗重的病，幸得早調醫好了，不致留級。那時山村很替田島的疾病憂慮了不少，田島的病好了後，山村衷心的表示歡喜。由此田島很信用山村了。在田島的病中請假期間內學校中所授的學課，山村都一一再教給田島；尤其是英文，更懇切的教給田島。由此田島又更感激山村了。

山村的確是一個很親切的男子，義俠心也很強。誰都尊敬他。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玩弄貌美的男孩子。但關於這件事，田島完全不知。田

島這個人甯可說是面貌醜陋的男子。他小的時候，父親早死了，受母親的嚴格的撫育，故雖早感覺着性慾的衝動，但性慾裏面的事都沒有知感覺的度過去了。山村和他相反。山村的父親是喜歡嫖的人，外面是個政治家，但家庭裏面是很混亂的。山村十七歲的時候，就有了女性的經驗。

田島二十三歲的時候才曉得山村有嫖癖。當他曉得的時候，曾生種厭鄙之感。但山村不比他人，田島對他的信用還不致失掉。他覺得自己常對良家的女子會動心，若和自己對良家的女子燃燒着卑褻的慾望的相比較時，還是嫖娼的罪比較輕些。山村雖喜歡嫖，但學問的工夫很做得來。頭腦明晰，判斷力非常之強，在學習院時代，人人都稱讚他有大臣之資格。田島也覺得這種稱讚并非虛言。山村也很會喝酒，但決不會亂他的本性。山村是 Gladstone 崇拜者，他說 Gladstone 這樣一個偉人，對女人也常幹許多不該幹的事。田島對於他這種話半信半疑的。山村雖好嫖；但他想他是一個很靠得住的，對自己有信用的唯一的朋友；由這

個朋友的介紹，他終答應和那個女人結婚了。定一個日子，和山村到市村劇場去和那個女人相會，覺得那女人比像片還要美麗。他想這樣美麗的女人真的屬了自己的嗎，他歡喜極了。他還擔心那個女人不會嫌厭自己嗎。到後來，那個女人決定做田島的妻了，田島很感謝山村。山村和田島前後都結了婚，兩對夫妻很要好的時相過從。

山村的嫵癖還沒有改，但從外表看來，山村夫婦像很幸福似的。一年之後，山村有了小孩子了。田島夫妻也像很幸福似的，但他們中間還沒有小孩子。田島很望有個小孩子，但總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不能生小孩子的缺點。有一天不給他夫人知道，祕密的跑去給醫生看。看了後，知道自己所疑恐的是的確的事實了。

他結婚前，不曉得自己有這種缺點。現在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夫人，並且常常懷疑妻不是對自己感着不滿足嗎。但他沒有把這事向誰說過。

田島由山村的父親的介紹，到某銀行去辦事。山村也在某衙門裏辦公。他們兩個常相往來。田島

也會到茶樓酒館裏去喝酒，但田島決沒有失掉他爲人夫的資格。他自己因爲有不能生育的缺點，很抱悲觀。但他的家庭決不算是不幸。每禮拜日他常和他的夫人到戲院去。有時禮拜六下午就一同旅行去，到次日才回來。他想盡他的力量使他的夫人歡樂，以贖他的不能生育的罪。

(三)

利用新正的假期，田島和他的夫人到鶴沼的妻的別邸去度歲。別邸所在的地點是很寂寞的地方。田島買了一枝護身用的手槍帶了去。到別邸的那晚，有一匹野貓把剛才買來的一尾魚偷搶了去。第二天，那匹野貓又蹲伏在廚房的一隅，時子看見了那貓，就發怒了。那野貓逃到屋頂上去，像嘲笑她的，不轉睛的窺望她而無所驚恐。時子看見了這個樣子，更怒了，用石子去擲牠。但那野貓像知道石子擲不中牠，還是泰然的并不逃走。時子跑到丈夫那邊去求救了。

“你看多可惡的野貓！牠在輕蔑我。”

“哈哈，哈哈！那就用手槍來打死他罷。”

“射得中？”

“射不中，牠也會驚跑了去的。”

“不危險嗎？”

“不要緊，不危險的。”

男子把彈丸裝進手槍裏去，跟着他的妻，由廚房裏面走出外邊來。那個野貓已經不在了。

“沒有貓嗎！”

“早逃走了。狡猾的東西！”

“再來時，告訴我一聲，我打死牠。”

他們倆像小孩子般的，很快樂的笑了。男子回裏面去了。

等了一忽，妻又走到男子那邊來，

“貓又來了啊！”

“在那裏？”

“你走輕些來看。”

他們倆想把他所感的快感誇張的享受一享受，故意裝出幹什麼大事件的樣子，輕手輕足的跑到貓那邊去。貓在牆上蹲縮做一團。

“在那裏啊？”

“唉，牆後怕沒有人罷。”

妻繞道到牆後看了一眼。

“唉，沒有人，不要緊。”

他故意的裝出滑稽的樣子，很留神的用手槍描準那個野貓。他本沒有射得中的自信，他的拚命的描準，是想射不中時，引他的夫人嘲笑他。

他放槍了。貓給他射中了，從牆上掉下來。他們倆吃了一驚，一忽兒不會說話。

“你看我槍法多巧。”他茫然的在自誇。他們走前去看貓去了。貓沒有氣力的在悲鳴。貓受傷的都分是在咽喉，肉跟着彈丸裂開來了，血也流出來了。他看見了這樣的慘狀，發了一個冷抖，他的妻也跟着了來。

“你不要看的好。”

“爲什麼？”

“看了心裏不快活。”但是妻還是來看了。貓還沒有死，看見他們來了，再無力逃避了，表示一種悲恨的樣子在哀鳴，目不轉瞬的望他們倆。他們

倆也沒有剛才那種勇氣，都在後悔不該有這樣殘酷的舉動。

“你看多可憐。沒有法子救活牠嗎？”

“沒有法了。”

“這是牠捕食鼠兒的責罰。”他望着那匹貓慢慢的死了。“我以為射不中，嚇嚇牠的。誰知竟射中了。射不中還好些。”

“沒有法子了，回去罷。”

他們倆回到屋裏來了。過了一個鐘頭，他想那匹貓能夠復活的逃了去就好了。他再跑出去看那匹貓。貓還在同一的地點蹲縮成一堆。牠像沒有支持體重的力量了，身體歪倒在一面，頭也貼伏在地上。牠聽見他的足音，睜開眼望望他，又在悲鳴。他心裏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進去把他看見的情狀告訴他的妻。妻聽見了心裏也不快活。這時候恰好來了一個賣鰻魚的行商，就託了他把那匹貓丟到什麼地方去。第二天他赴海岸的途中，看見水田裏的一隅有匹死貓。嗣後他把那枝手槍收起，不再把牠當玩了。

(四)

以後他們很幸福的度他們的生活。雖然有時候免不了噪嘴，但是只過了一忽，又和好了。他們和山村常來往，也常時一塊兒到戲院裏去。

田島有時到山村家裏去。若遇着山村不在家時，田島就即刻回來。但是山村到田島家裏遇着田島不在家裏時，他不馬上回去，他常進去和時子談談。關於這件事，田島固然不大歡喜，但也不當有特別的意識的不快。不過時時都有這種疑慮，就是自己不在家裏時，山村就跑了來麼？因此生了一種嫌惡的想像。但他馬上又把這種想像取消。他想山村對女性的要求是很自由的，不見得會向好友的妻着手罷。自己有這種疑慮，反覺得自己太卑劣了。他對妻和好友是過於信用的了。但他心裏還是不舒服。他只想把這種記憶忘了去。他確忘記了這種事情的時候多。他在妻和山村的面前，更沒有這種疑慮。

可是近來妻對自己的態度更親切了。由此聯

想，覺得山村近來對自己比從前也更殷勤了。但他只當做是一種因懷疑而生的心理作用。

有一天他回家來，妻很歡喜的迎他，一見面就和他接吻。

“我在等着你回來啊！做了好些菜哩。”

“爲什麼等的這樣急？”

“因爲餓了。”

“傻的！”他們倆都笑了。他很快活的坐在晚飯桌前。他們叫女僕裝飯一同吃。這時候妻忽然的，

“剛才你沒有回來的時候，山村來了。他等了一會，說問候你就去了。他說禮拜日想一塊兒到劇場去，問你的意思怎麼樣。”

“沒有進來和你談談，就去了嗎？”

“我說你立刻就回來的，請他進來喝喝茶。”

“不知他可進來了？”

“他有事到這近邊，順便來坐坐的。到劇場去嗎？”

“不去！”

“爲什麼？”

“不想去就不去！”

“是的，他說你近來總不到他家裏去。”

“不想去就不去！”

“你們噪了嘴嗎？”

“不，不說！”他很急的心裏不快起來了。看見妻的笑顏，更忍耐不住的惱起來了。他馬上想連碗帶飯的擲打他的妻，他的手在顫動着，但他終於很苦澀的忍耐下去了。

“瞎猜罷！是瞎猜就好了。”他心裏這麼想。他努力的把自己的憤怒鎮靜下去。但他的飯吃不下去了。

“算了！不吃了！快收拾！”他發怒了。女僕誠惶誠恐的把餐檯收拾了。

“爲什麼？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他急起來，他用力的把房門開了出去後，又用力的把門關了。他手裏拿着帽子，由家裏跳出來。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想知道要怎麼樣才好。他忽然的思念到文科的同學來

了。

“我忽然的去會他，他怕會驚駭罷。”他這樣的想着跑到那個朋友家裏去。朋友不在家，他又覺得不會到的好。他一個人到各處走來走去，轉了一轉。

無論是他自己瞎猜，抑或是他自己直覺着這種疑慮是真實的；總之，他想和山村絕交。但他又輕賤有這種瞎猜的自己。結局他想自己不在家時，嚴禁山村到自己家裏來。但是他又覺得這種表示疑惑的手段是醜態。他想了又想，總想把自己的氣平下去。山村怕不敢這個樣子罷。和自己所媒介的人幹出這種事情，不單侮辱朋友和朋友的妻；并且露骨的代表出自己的卑劣。山村不敢這個樣子罷。妻的家人和山村是親戚，自己不在家時，妻請山村進來是應當的，是光明正大的。自己有這樣懷疑，反覺得自己的精神有點變態了。他雖然有這樣的反想，但今天妻的態度是有點奇怪。爲什麼我回到家時不先對我說山村來了呢？爲什麼我今天回來，她特別喜歡的等待着我呢？因爲想到劇場去嗎？恐

怕不是罷。她是對我撒嬌，叫我歡喜的。他想來想去，總是不得要領。心裏的不快還是不快，沒有法子。他走來走去，頭腦疲倦起來了。他決意回家了。他打算到家裏後，看看情形，再隨機應變的對付他的妻。

他想如果妻隨便亂做，自己也隨便亂做給她看。他有一回在宴會上曾留心過一個藝妓。那藝妓也像特別的對他表示厚意。他由便所裏出來的時候，那藝妓就走過來倒水給他洗手，並且特拿出她自己的手巾給他措手。除了妻以外沒有別的女性的經驗的他，想到這個藝妓的殷勤，感着有點歡樂。這個女兒的肌肉極豐滿，天真爛漫的很可愛。她給他一張小名片，他不給他的妻知道，還保存着。後來他在劇場裏遇見了那藝妓，笑着和他行禮。這時候給他的妻看見了；她說，“多可愛的女兒！叫什麼名字？”他在夢中也曾和那個藝妓相會過。他今晚上想起她來了。

(五)

回到家裏，妻還是用笑顏去迎接他。

“到什麼地方去來？爲什麼事惱到這個樣子？”

他想，妻是假裝沒事的樣子。但他又覺得妻是天真爛漫的。

“你爲什麼今天特別的弄許多菜給我吃？”

“是的，要到劇場去，想你買一個肩帔給我。如果不去，也不要了。”妻說的話給他不少的歡喜。他覺得積在他胸裏的悶塊消溶了一大半了。他一個人很寂寞的微笑着。他真想向妻謝罪，謝對她懷疑的罪。

“啊，買給你。你喜歡的買給你。明晚上同到劇場去。”

“真的，買給我？也到劇場去？”

“去喇！”

“那謝謝你啊。”妻在歡喜着她的過度的喜悅。他看見這個樣子，眼睛滿含了眼淚。

“剛才爲什麼惱了？”

“沒有什麼。但是山村那個人，你要注意。那個傢伙，人雖然好，但女人一上了他的當，真不得

了的。”

“真的。山村夫人不是時常因為這件事對我哭訴麼？她說我是很幸福的。”

“是的。那個傢伙還不錯。可惜他的父親還是一樣的父親。他們家裏混亂得不像樣子。他會這個樣子也難怪了。”

他們倆再和好了。那晚上，他夢見那個藝妓。待和她親近時就醒了。妻很安靜的在睡着。他因為有了這個夢，覺得自己才是醜惡。他把電燈開亮，看妻的睡顏。她像很幸福的在靜睡着。聽她的呼吸也很康健。他覺得妻的睡顏很美麗。他看了一分多鐘，把電燈息了。但他總睡不着。

(六)

第二天的晚上，田島夫妻同出去買肩輿。他想多叫他的妻歡喜。但妻想要的肩輿的價錢意外的貴。

“價錢真貴呢！”他想揀便宜點的。看了許多種類，但很少合適的。由多數的裏面，到後來揀出

了三條。

“買那一條呢？”

“爲什麼不取那一條？”

“價錢不太貴了嗎？”

“不要緊，買那一條罷。”

妻歡喜極了。決定買那條價錢貴的了。他覺得妻有點感動了的樣子。他又覺得妻眼睛裏滿含着眼淚。自己也含着眼淚。他想作算妻真的犯了罪，他也可以饒恕她。但在這樣想着的瞬間，心裏又生了一種不快之感。妻爲什麼因爲這樣微小的事便感激到流淚呢？他再對妻的貞操懷疑了。但他并不把這個懷疑在臉上表現。他的笑容急的消滅了。他的臉色也變險惡了。

“快點！”他先跳出店門外去了。他沉默着慢慢的朝向家裏走。妻在後面跟着跑了來。

“多謝你了。”妻這麼說。他快要流淚了。同時又覺得不該把妻看隨便了。兩個人沉默着回到家裏來。回來後，女僕告訴他，他不在時，文科的朋友來了。他覺得錯了機會，很可惜的，但也沒有法子。

他想，那朋友還沒有把自己忘記呢。遲幾天去訪他罷。但是他那對脚總不情願把他運到文科出身的友人家裏去。禮拜日他到劇場去了。心裏不感着什麼不快。其後也漸把猜疑他的妻的念頭忘了。

(七)

又過了二三個月了。有一天，妻看見他回來，很歡喜的對他說，

“我這身體像有了小孩子了。”

“沒有這個事罷。”他的臉色非常之難看的回答她。

“這一回的確像真的了。”

“沒有這個事罷。”

“有小孩子你不歡喜嗎？”

“對不住！醫生說，我是不能生育的。我和你結婚前，如果曉得了，我定不會默然的不說出來的。結了婚後，覺得自己不能生小孩子的樣子，才祕密的跑到醫生那邊去，叫他看。幾回想告訴你，但這事情太露骨了，不好說。也怕你聽了，此後終身的

不快樂；所以終沒有說出來。我們沒有生小孩子的道理。”

妻聽他說了後，登時變了臉色。

“對不住了。你是個不運的女人。你今生是沒有兒女的，你還是抱達觀罷。”

妻哭起來了。

“也難怪你悲切。但是沒有生小孩子的道理。”

他對妻極抱同情。但看見妻哭得太過了，他又惱起來了。他愈壓抑他的怒氣，愈覺怒不可遏。

“那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如果你不情願，除離婚外沒有法子。”

妻更哭得厲害了。

“我不願離開你。你不能離開我。”她急速的說。她投到他身前，把他抱着了。

“不能生兒女這件事，你能夠抱達觀想得開，那不離開也可以。”

妻沒有答話，但愈把他緊緊的抱着。他覺得很傷感。他自己是不想兒女。但聽見“不能生育”的宣告，在女人方面是這樣的難堪的嗎，他真沒有想

到。但他現在已經曉得了。他想自己是一個生理的缺憾者了，他覺得衷心的對妻不住。

但他想如果照妻所說的，真的有了身孕時，怎麼好呢？他再陷於深的疑惑了。

“你真的有了身孕麼？”他這句話裏面含着有毒的。

“我想是有了。但你說你不能生育，那就不確罷。但我總覺得是有了孕的。”

“你很歡喜嗎？”

“我是望你替我歡喜。”

“對不住。”

“我呢，也不想有兒女的。”

他覺得妻太堪憐愛了。他想這是因為自己是個生理的不完備者。才會對妻懷疑。

第二天，他由銀行回來。吃了晚飯後，在看着外面寄來的郵件時，妻輕輕的走到旁邊來。

“你真的不會生育嗎？醫生不會錯嗎？”

“那固然不能說醫生所說的都是靠得住。但關於生理上的事件，醫生所說的事是靠得住的。”

“我無論如何，總覺得懷了孕的樣子。真的不可思議。”

他聽見妻的話，忽然的像發見了一道光明，就是自己能夠生育也未可知。但他又不能不信用醫生所說的話。

“如果事實上真的有了身孕，那就我不能生育的話是靠不住了。但我總覺得自己是不會生小孩子的。”他把由醫生聽來的不能生兒子的理由，一字不改的，統統告訴了他的妻。

“這麼樣的嗎？不是偶然的一時不能生育嗎？”

他的頭惱愈不明瞭了。

“說不定你是偶然的和他人姦通了。如果真的我生了小孩子時，我就安心了，非去把那個醫生嘲笑他一下不可。”

他想這樣的說了，但到頭還是默下去了。這時，他禁不住想起山村的事來了。

“你真的有了身孕嗎？”他更慎重的問他的妻。

“很的確的確的話雖不能說，但……”

“如果真的有了小孩子，不疑你就要疑醫生
了。”

他終於這樣的說了。

“疑我？是有被疑的地方？”

“但是我不能生育是定了的事實，你今真的
有了小孩子，那我不能不對你懷疑了。”

“但是醫生說的話不一定靠得住的。你的身體
怕在什麼時候恢復了原狀也未可知的。”

“是的，或是這樣也未可知。再叫醫生看一回
罷。”

“你不信用我？不見得不會生育罷。你這樣的
疑我，太酷了啊！”

“小孩子真的生出來了後再說罷。此刻還不算
得的確罷。”

“那固然不錯，但太酷了啊！”

他們倆在談別的話了。

(八)

第二天他到銀行裏去時，他在思慮什麼事似

的。他不能信用妻的真操。但把有了小孩子的話相對照起來，他又相信後者了。同時他又不能不相信醫生的話，並且自己的身體以後並沒有什麼變化。“如果妻是可信用的，又有了小孩子，那我定要笑醫生，跑去嘲笑他。但我做不到，無論如何做不到。”他在沒有人的地方，暗對自己說了後搖搖頭。

他雖然在習慣的整理銀行的事務，但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事。上午平安的度過去了。吃了午飯後，再整理事務。到兩點前後，他突然的不舒服起來了。眼睛也暈迷起來了。

“你在呆呆的立着幹什麼？在思念你夫人嗎？”一個同事的對他說。

“不，……不！”他顏色很苦澀的說。

“想別的女人嗎？”

“有點頭痛。”

“那不行。臉色不很好。回家去不好嗎？”

“那麼這些事情拜託你。我回去了。”

“可以的。你的臉色不很好。保重些。”

“謝謝你。”他以頭痛的名目向同事告辭了出

來。他盡他能夠走得來的速度。跑到電車那邊。飛跑上去。下了電車後，也是以同樣的速度，快跑向家去。

他的家離停車場有一里多路。途中要轉三個灣。由第二個轉灣到第三個轉灣處，約有半里多路。他轉了第二個灣，再行過些，望見了一個迎面而來的紳士。他想，那不是山村嗎？在這瞬間，他急的停了脚步，眼也昏了。等到他的氣平復了時，望見那紳士急急的灣轉橫街去了。他禁不住趕前去。

“山村！”他大聲的叫。他想山村如果窺伺自己不在家，就跑到自家裏來時，我一定要把我這手裏的手杖打他。

他趕到像山村的人轉灣的地方了。但那條橫街上并不見那個人的影子。不是我認錯了人嗎？抑或是山村看見了我逃去了嗎？結局他當那個人是山村。他逃走了去的。他轉灣到那條橫街上去，向這邊向那邊的走着尋覓了一會，但沒有遇着像山村的人。他決意不再找了，回家去了。但他看見十字路口的公用電話時，他剛剛想叫醫生到家裏來

看妻是真的有了孕沒有。他想對妻表示，他是決不受人欺騙的。但他沒有勇氣再叫曾經診察過自己的醫生，因為真的妻懷了孕，給那個醫生知道了；那不是妻的姦通露骨的給他曉得了嗎，他不是要暗中恥笑我嗎；這是他無論如何忍受不下去的。嫉妬裏面又加了幾分名譽受傷的感想，心裏愈覺得不快了。他想作算妻犯了姦通罪，也不願給他人曉得。他打電話請了別的醫生來。他叫的是和自己和妻都不認識的婦女的醫生，請他今天內到他家裏來。那醫生答應過一點鐘後就到他家裏來。他丟了電話機，忙跑向家裏來。他想，醫生來診察了後，若說不是懷孕，那白要笑自己了。但是總還希望這個樣子的好。如果診察了的確是有身孕，並且又是山村的兒子，那我決不受欺騙的！山村和妻攪成一團，想來欺侮我；我是決不受欺騙的！我不是個笨蛋！他們的準備還沒有準備好時，我一定把證據給他們看。想了後，他像惡魔一樣想笑出來了。同時又像小孩子一樣想哭出來了。他希望着醫生說懷孕是假的。他這樣想着，同時又想決不受他

們欺騙！

他回到家裏來了。妻接到他，

“今天這樣早就回來了？”

“唉！我不在的時候，誰來了沒有？”

“不，誰都沒有來。”

“我遇着了有一個像山村那個傢伙的人啊！”

“什麼地方？”

“由電車下來半里多路的地方。”

“是？是山村不是山村，沒有認清楚嗎？”

“沒有！他看見我，轉灣到橫街去了，趕前去看他，已經看不見了。”

“爲什麼只管在望着我的臉？你在疑我幹了什麼事？”

“山村沒有來嗎？”

“沒有來。”

“等一列醫生要來嘍！”

“身體有什麼不好嗎？”

“來看你的身體的嘍！”

“我的身體沒有什麼不好。”她說了後，態度

急的變了。她雖然可以不像受了窮追的鼠般的向貓反嚙；但和受了窮追的鼠也有幾分相像之點。

“你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出人不意的叫醫生來看我，太欺侮人了！我是不給醫生看的！由你去罷。”

“不給醫生看？真的不給醫生看？”

“不給他看！”

“你還是有內疚的地方。”

“真恨煞人！”妻哭着說“太酷了，太酷了！”

“沒有先和你商量固然是不對，但你也該代我想一想，我是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是醫生也靠不住。醫生知道什麼！”

“想敷衍塞責是不行的！”他惱了，他發怒了。把近手的一個飯碗向柱一擲，飯碗粉碎了，他望着冷笑。她的臉色很冷嚴的，

“算了，算了。你見得不當我是一個人！我就回我的母家去！”

“只管回去！隨意的回去！”

妻默默的出房外去了。他哭了；她也哭了。他

的氣憤稍爲平復了點時，他叫女僕進來。

“太太出去了嗎？”

“是的，外出去了。”

他自己又打電話到醫生那邊去，辭他不要來。他到這時候，他再不能相信他的妻了，他想妻再不會回來了。由她去，不理她算了。但是過了一忽，他又叫女僕打電話到妻的母家去。他疑妻恐怕是到山村那邊去了。女僕打電話去後，即刻回來了。

“太太說請老爺聽電話去。”

他跑向電話機那邊去了。妻比較平時還要柔和點的說，“剛才說話衝撞了你，對不住了。你如果恕宥我，我立即就回來。醫生那邊明天或後天我自己去叫他看。你如果說不行，就叫他家裏來。你在家裏的時候叫他來。那不是可以嗎？”

他答應了。不一會，妻坐人力車回來了。

“我錯了。我的氣平復了時，我曉得我的不對了。我想給醫生看了就沒有事的。但是你太過猜疑我了，不行。喲。”

他精神興奮後，疲倦了。想和妻和睦下去了。

他們倆登時和好了。氣也平息了。但他禁不住要說，

。 “什麼時候叫醫生看？”

“什麼時候都可以。但是醫生若說的確是懷孕時，你是要疑我的。如果這個樣子，我真困難，沒有法子。我自問一點兒內疚的事情都沒有。很安心的。但……”

“我自己也再叫醫生診察一回。”

“是的，那才對的。要請靠得住的醫生來才好。”

他像完全失掉了氣力的樣子。但他的懷疑還沒有消失。他也有點相信妻的意思。

(九)

第二天他休息不到銀行去了。請醫生到家裏來了。醫生說自懷孕已來，已經滿三個月以上了。他實在是怕聽醫生這樣說。但他有覺悟了，所以聽醫生說時，意外的不感什麼痛苦。他和妻送醫生到門口時。妻偷偷的窺他的顏色。他看見她偷偷

他，但故意當做沒有看見。醫生回去了，兩人默默的回到房裏來，兩方都不願自己先開口。妻那方面想找些圓到的好聽的話來說，但終沒有找到。她只在準備抵禦快要向自己襲來的暴風。夫默默的回他自己房裏去。他看見妻跟在自己後面，想進房裏。

“不許你進房裏來！”他像裁判官當裁判時一樣的嚴厲的說。

“爲什麼？”

“你自己應當知道的！我要我一個人獨住！”

“你疑着我？”

“是的，疑你！本來相信你，但相信不過！”

“你太酷了！”妻哭了。

“能夠哭儘管哭！但是要到那邊去哭！”

沉默又在繼續着。妻在站着哭，但輕輕的開了門，回她自己的房裏去了。

“啊！”他望後倒下去了。

自有這回事以來，他每晚上都睡不着。他想和妻離婚。但他又想等證據更確實些後再和她離婚。

并且也想請醫生診，自己的身體。但他怕起來了，不敢去了。過了兩天，他結局還是到醫生那邊去，醫生還是斷定他是不能生育的。

“如果有了小孩子，那不是妻的真操是可疑的了嗎？”他想對着醫生說這樣的一句滑稽話來嘲笑自己，但他終沉默的回家裏來。他沒有把這件事登即告訴他的妻。過了兩三日，有一天，妻看見他有歡喜的樣子了。

“你也叫醫生診察下你的身體看看怎麼樣。聽說矢島醫生很不錯。”

“誰說他好的？”

“山村說的罷！”他想這樣的說，但忍下去了。因為他覺這種諷刺，太下等了。

“我的父親說的。”

“我的身體的事，對你的父親說了嗎？”

“不是的。遇着和他說話時，就跟着問了他那個醫生好。”

“真的你父親這樣的說了嗎？怕不是你的父親罷。”說了後，同時又想說，“不是你的父親說的

罷。是你的兒子的父親說的罷。”他想到這裏，他惱起來了。

“我早叫醫生看了！我曉得你是和別人姦通了的！我在想和你離婚的！”

妻急的哭出聲來了。

“快把真情說出來！你的對手是山村罷！我竟不知道山村是這麼樣可怕的人，完全是我的失策。最少，我過信用你，也是我的錯處。我竟不曉得在這世界裏，無論那一個都信用不得的！我只有一個弟弟，他奪了我喜歡的女人。我只有一個朋友，他奪了我的妻。我只有一個女人，她奪了我的朋友。我是一個人的！你還是到山村那邊去的好。”他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你說的什麼！”

“我說的會錯嗎？你還是出去的好！”

“我是愛你的，你趕我出去，不如把我殺了好。”妻緊緊的纏着他的丈夫。丈夫把她推開了。

“愛我？精神上或者是在愛着。但我是個人類！你是不能相信的！”我是愛你的，但我代山村生

小孩子。」你是不能相信的！」他終哭了。

“對不住了！對不住了！”

“是真的了！是嗎？”

妻不答話的哭着，像萎縮了的哭着。

他想推開她，但沒有力了。他想說“救你，”但也沒有力了，他厭惡他的生存了。他想殺死山村。同時又想恕宥他們。他的手觸着妻的肩膀了，但不是爲要推倒她，是像想把她牽引近來。但終於把妻推倒了。他把掉落在地面的錢袋拾起，用力的把房門推開。出去後又用力的把門關轉去。他馬上跑向外邊去了。

(十)

他無目的的在各處轉了一回。妻和山村的關係全不離開他的頭腦。他不知要怎麼樣才好。他現在不能不認他所懷疑的是事實的了。對妻的不貞，是做丈夫的最難堪的事。田島的妻未做田島的妻以前和山村是認識了的。他們的關係不單相認識。但他倆個決不是相愛。最少，山村並不愛田島的

妻，不過他發揮他固有的性癖罷了。時子初識山村時，原是個處女，曾對山村抵抗。但愈抵抗，山村對她的要求愈堅執。但她並不見得討厭山村。山村對她為贖罪起見，想代她覓一個好丈夫，所以終欺瞞了他的好友。但他心裏並不覺得羞恥。心裏雖有點不好意思，但他早已意識了的。他由小孩子的時候，對那方面的良心早消失了。他由小的時候就看慣了他的父親吃醉酒時，不論是藝妓，不論是女僕，不論是人妻，沒有區別的要下手。他和他的父親爭奪過一個女人，生出來的小孩子，竟不知是他的父親的子，還是他的父親的孫了。但是他對田島的妻算特別些，一兩年中不敢想下手。到後來，漸漸的發出本性來了。女人對他也沒抵抗力了。最少，女人嫁田島以後，沒有愛山村；並且當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但是在生理上，她是變為山村的了。對他的抵抗力也弱了。或者是由想生育的本能，對她的丈夫不感滿足的緣故也未可知。但關於這點，誰能知道？

雖想把事件當做是簡單的天真的發生出來

的；但牠的結果不能在談笑中，把牠簡單的天真的收拾起來。若田島是能生育的人，他會把山村的兒子做自己的兒子而愛他了。能這樣子，在田島也是幸福的。并且田島之妻也怕會當那個兒子是田島的兒子了。雖然不合理，在田島之妻也可以說是幸福。但是田島想當它是自己的兒子而不能。他雖沒有全然當他是山村的兒子，并且他還很愛重的保持着一縷的希望；但他意識到那件事時，不能不把他否定了。他一個人在市裏走了一轉，他看見許多人在街上走。在勞動，但他一個人像思索着什麼事，在沒有人的世界裏行走。垂着頭所思索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一點都不曉得。悔恨的，憤惱的像要發狂了。“殺，殺去！”他忽然又發出這樣的思想。

他想怒號，想狂哭。但他很羞怯的不敢幹。他志氣太薄弱了。他走了許多路。等到他留神到自己時，畢竟想到什麼地方去，自己全不知道。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家裏更不想回去。

他真想哭了。世界中只我一個人。作算自己死

了，沒有人爲我哭的，只有笑我的罷。自己雖然苦悶着，沒有一個人對我抱同情，只當我是一個蠢奴罷。他一時想到娼樓去玩，但他曉得他自己荷包裏沒有充分的金錢。

他這時候，想到文科出身的朋友來了。他想及日前拜訪他後，賺了他的來訪，還沒有會到。他想去訪問他了。不見得一定在家罷。他若不在家，還是不在家的好。這樣子的，用他紛亂了的頭腦亂思索一陣。

文科出身的朋友在家裏，很歡喜他的來訪。

“來得很好，前幾天失接了。”

“我才是失接了。”他說了後，覺得自己來得好。

兩人到房裏了。

“好久沒有相會了。”

“好久沒有相會了。差不多兩年沒有見了罷。”

“事情很忙嗎？”

“沒有什麼。近來還常常請假。”

“身體不好嗎？”

“不，身體沒有什麼。不過無聊得很。”

“請假慣了時，以後更會不想去了的。但沒有病就好了。”

“你還是一樣的元氣活潑呢。嫂夫人也平安嗎？”

“謝你，平安的。尊夫人呢？”

“平安。”

“還沒生小孩子嗎？”

“像有了小孩子的樣子。”

“那恭喜你了。”

“你家裏呢？”

“我嗎？還沒有，還沒有。妻的身體也有點不好。並且我也不很想有小孩子。所以沒有管她。她的病的全愈，怕不很容易。”

田島想還是不來的好了。他表示不快的顏色，不說話了。他努力想把快活的樣子給朋友看，但終沒有効力。

“你的臉色不很好。”

“因為今天聽了不快活的話。”

“怎麼樣的話？”

“你是，不識得的。是我朋友家庭裏的事情。”

“什麼事情？”

“他來和我商量。但我又不知道要怎麼樣的辦法才好。就是因為他的夫人和他的好友生了關係。”

“這是常有的事。”

“在世間像這樣的事雖多。但是當身的人。他不能當做平常的事看過去罷。”

“那當然的。真堪同情的事情。”

“你是不認得那個人，同情心還不夠。”

“那也有道理。對不認得的人的事情，一一也抱同情，那就無可限量了。就是對認得的人抱同情，實際上也無裨益的。到底怎麼樣的事情？”

“這種話不要說罷。”

“那說亦不要緊。”

“總之，那個夫人生的兒子不是她的丈夫的兒子就是了。”

“怎麼曉得了呢？”

“丈夫不在家時幹出來的事。”田島像恨恨的憤怒的說。

“那太可惡的人了。”

“那一個？”

“兩方都是。”

“在你，想勸他離婚嗎？”

“事情不詳悉，不敢說。事情的確嗎？”

“像的確的。”

“有充分的證據嗎？”

“大概有的。”

“那麼危險。但不是夫妻本人，不能決定牠可不可離婚。那個所謂好友的，是你的朋友和他的夫人結婚後，才認識的嗎？”

“結婚前就認識的。但結婚前像沒有生關係。”

“那靠不住。”

“但是朋友的夫人是由那個好友介紹的。”

“那麼罪又重一點。但是像那種人，把和自己

生了關係的女人介紹給朋友也許有的事。”

“也說不定。”

“你滿額都是汗喲。身體不很舒服嗎？”

“不，在你怎麼想法？離婚可以嗎？”

“勸人離婚是很不妥當的事。做丈夫的人能夠恕他的妻子，那可以不離婚。若不能恕他的妻子。那沒法子，只好離婚了。”

“但那女人說，如果離婚，她就死，並且祇在哭着。”田島說了後，也哭出來了。認真說，他們是做不到的。因為做丈夫的對他的妻還有點眷戀。”

“那可憐的令人同情！”

“如果是你怎麼樣呢？”

“我嗎？我和你們的本職上就不同，所以道德觀也有點不同。做丈夫的要把妻的心詳詳細細開一闢。如果對妻有同情，那就饒恕她也不要緊。因為這種罪惡是由偶然間一時的動心做出來的也素可知。不要把她當作重罪看好些。但我不認識那個女人，不能說什麼。如果我的妻幹了這種事時，我想我會恕她的。一時的氣惱起來，把她趕出去也說

不定；但她對我謝了罪，我想我一定饒恕她的。我覺得自己是個奇怪的人，有把一切事情同時思索的性質。常常看穿到將來又將來去，覺得很可怕。但不是這個樣子，單靠瞬間的思索，也很危險的。生理上像漸次的會把我們的目眩迷着。不過一刻工夫就過了，若在這瞬間失了自制力，對手方面又不以羞恥為羞恥時；那實在是危險的。這並不是強制我們非愛那個女人不行。但是所以我說，對你的朋友並不是不抱同情，不過我禁不住希望他不要把女人的罪太看重了，誤了他的一生。這也是看女人的性質如何，如果從前生了關係的女人，對那個男子，沒有抵抗力是當然的。所以我說，我雖不十分知道，已經發生出來了的事，沒有法了。我所說的是第三者說的話。在本人一定十分難堪的事，怕要發狂的樣子罷。你為什麼這個樣子？你的身體不好嗎？”

“不，不要緊。沒有什麼。有點暈眩。現在什麼時候了？”

“四點半了。”

“是的，那麼對不起，我回去了。我會再來。”

“是嗎？再玩一忽不好嗎？”

“但是我要回去。”

“就在這裏休息一會不好嗎？臉色不很好啊。
吃點葡萄酒怎麼樣？”

“謝謝你。那麼給點我。”

(十一)

沒有多久，田島又在市裏走來走去。他想旅行去。他就想這麼樣糟塌他自己的身子。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很危險。他又有想把死來恐嚇他們的意思。一方又想不找點事體來幹，不能挽救自己的頹唐的身體。他不想回家去。他跑到東京停車場去了。到橫濱去看看，身體狀態或能恢復點也未可知。他在傍晚時分，由外國人居住地行到海岸碼頭上來，他看了海。寒風在吹着。他默默的俯瞰着海，過了二三秒鐘。

他有給海底吸引了去的感慨。能夠死了去，一切都可以忘掉，他是這麼想。但是他還不想死。他

再蹣跚着開始走路。肚裏餓了，到什麼地方歇息去呢？他二三年前和一個友人到橫濱來時，在本牧海岸吃了午飯。那個旅館是一個曖昧的旅館。他現在想到那邊去。他檢視錢包，旅宿費像夠的樣子。

第二天他打電報到家裏去，叫家裏寄錢來。他旅行了四五天。錢用完了，回到家裏來，他想對一切的事情無感覺的度過去。由旅行回來。他叫他的妻。來對她說，

“我是不能信用你的了。你要在我家裏住。就住也可以。但我不能像從前一樣的愛你了。我的愛或有一天把回給你。但什麼時候能夠把回給你，却不曉得。你如果不服我所說的，那就請你立刻離開這裏。”

這裏要補說兩句，田島的岳母是妻的後母。妻是先母的女兒。

妻的樣子很堅冷的，臉色蒼白，看得出來的瘦削了。她那腹部愈覺得大了。

“就這個樣子。你就下去罷。”

他住的家有樓的。妻默不說話的下去了。嗣後

他常不在家裏歇宿。

過了沒有好久，“田島娶了妾”的風聲在朋友們裏面變成一種笑談了。

“田島？不是真的罷？”朋友們都這樣說。但田島娶妾還是真的事實。

田島到底總覺得妻的不貞是種恨事。因為想消除這種恨，所以娶了妾。妾是十六七歲的天真爛漫的女兒，還是個處女。最少他相信她是個處女。妾的名叫阿昭。

但是他有了妾後，心地愈不能安靜。在妾家裏的時候，掛慮着自己的本屋。在本屋時，又掛慮着妾住的家。阿昭和出入的人說些話，他都很耽心的。

(十二)

他多在妾住的家裏歇宿。

在妾住的家裏的一晚，夢見他的妻。

妻像從睡中起來，頭髮紛亂的，蒼白的臉色，愈見得蒼白；坐在他的枕旁，嗚咽的哭着。

“快些來！不快些來時，我怕不能見你了。我只
想見你的一面。請你快些來。”他覺得妻這樣的對
他說了的。

“我即刻去。”他說了。

“請快些來！”妻說了後，哭着回去了，他想跟
着她趕去，就醒了。他發了一身汗，才知道是夢。但
這夢太明瞭了，他不敢當牠是單一個夢。萬一有了
什麼，……他想着，發了一個冷抖。他想不能不馬
上回去。但他又怕離睡床的煩難，由溫暖的被窩裏
起來，要換穿衣服，三更半夜的跑回本屋去，是很
不容易的事。是夢！不過是夢！他想仍舊的睡下去。
但是夢中答應了妻“去的，”對妻的靈魂說了去
的，就不能不去。只是個夢！不，不見得只是夢罷！
妻死這件事，他不敢否定牠是不可能的事。他心裏
覺得妻是在等着自己，自己不能不去一趟。但是待
要起來時，又覺得是一個夢，不要緊。那時候已經
打兩點鐘了。此刻去是煩難不容易的事。此時他覺
得外面下雨的樣子。妻怕是想自殺也說不定。如果
不去，到後來怕後悔不及。他想自己是對妻發了誓

的，無論如何不能不走一趟。

他決意了，輕輕的把電燈開亮。睡在他旁邊的阿昭像一點事都不覺得，靜靜的在發鼾音。他輕的換上了衣服。他不想噪醒那一個，由後面的小門出去，靜靜的把門打開。雨滴很柔緩的降下來。他穿了高齒屐，拿把雨傘出去，把後門和舊時一樣的關好。他能夠走這麼快，就走這麼快。他籌想及了，通過警察站崗前頭時，說是家裏有人發了急病，請醫生去的。他急急的走。他想能夠趕得及就好了。但他又想這不過是個夢嗎！同時又覺得妻未死前，趕得及就好些。他想若不能制阻住她的自殺，又如何呢？他又想如果已經吃了毒藥下去，去到時，已是奄奄一息了，又如何呢？真的到這個時候，他想握着她的手，告訴她，自己還在愛她的。他不管脚下踢起許多濘泥，急急的跑。

他走了兩里多路，立在自己的家門首來了。屋的附近很寂靜的。只遠遠的聽見有犬吠的聲音。他的胸頭震動着。由門隙窺視裏面，一點都看不見。又傾耳到門上去，什麼也聽不見。裏面像睡熟了

的。他想，還是不過一個夢。他想回去了。但是他又懷疑這沉默之中，不是有什麼變故在發生着麼？或是已經發生了麼？他把側門盡力的推，但推不開。敲了門，也沒有回答。

他想回去了。但他還是擔心着，並且對他的妻想表示他特意來的厚意。他再敲了門，但他怕噪醒了附近睡熟了的人，不敢重重的敲門。他決意，若裏面再沒有回答時，他就爬牆進去。但是他的身體沒有以前一樣的力氣了。他的手想攀扶門的上部，但溼透了，手滑下來了。他再敲了門。

“回來了啊！”他大聲的說。但還沒回答。他發怒了。

“噯！”他在怒號。像聽見了裏面有微微的答應。又聽見開門的聲音。裏面的光也看見了。女僕開了側門，看見他，

“老爺嗎？”說了後，再看看他的後面，又說，

“果然是老爺回來了。”

他默默的進裏面去了。妻走出廚房側門口來了，看着他微笑。他也微笑了。妻穿着寢衣出來。妻

的態度及裝束和他夢中所見的完全不同。他想她還是活着就好了。但他禁不住注意到她的高高的凸起的腹部。但他當作沒有留意似的。

“這個時候還回來，有什麼事？”

“夢見了你的事。”他不遲疑的這樣的說了。妻的臉上表示歡迎的樣子。

“你夢見什麼夢？”

他默然的。但女僕退下去後，

“夢見你催我快點回來。”

“是？這樣的就回來了？帶雨的回來？”妻含着眼淚說。

他也含着眼淚。他這時不能不恨山村了。但次的瞬間，他又想妻是委給山村的人，他努力把不快之感避開。

“你像意外的旺健的樣子。”

“我不死的，我想過了兩三年，你的心會轉過來愛我。我在等着的。”

“我就要回去的。”

“爲什麼？”

“我沒有對她們說來這裏的。那邊有夜盜跑進去時，就不好了。因為夢見你，怕你等着我，所以不告訴她們，來了的。”

“你又要去？太辛苦了。”

“身體要留心。不要病了。我以後漸漸的會把過去的事忘了去也未可知。”

“你的身體也要……”

“我決不因爲這樣的事糟塌我的身體。這世界中，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有的，但他們還是活着。”

“真的。”

“也有許多幸福的人。但……明早上再回來。她們醒來時，驚慌起來不大好。”

“那麼我不留你了。”

妻又送他出雨中去了。他想他們是奇怪的夫妻。他真想嘲笑自己，但說嘲笑寧可說是想哭了。他忽然又惱起來了。但祇一刻又覺得自己無聊可憐。

他想妻怕是醒了，不見自己，驚慌起來，把女。

僕叫醒，兩個人在驚鬧着罷。他又趕緊的走去。途中給犬吠得很厲害。但到家裏時，家裏還是寂靜的。他打開廚房後門，開亮電燈，又把後門閉上，回寢室裏去。妾還在熟睡。

他想她太脫落了，但又想自己怕比較一般人過於神經質的也未可知。

他在寢床裏聽見時鐘打四點五點。但過了後，不知什麼時候睡下去了。

他九點多鐘醒來了。她們也起來了。

“睡蟲！昨晚上發生了變喲！”

“什麼？”

“家裏的一把雨傘溼透了。高齒屐也滿塗了泥。”

“那不得了，連我的衣服都滿沾了泥垢。”

“夜間到什麼地方去來？”

“出去散步來。”

“下雨中？”

“是的。”

“你樣個人真可笑。完全像夜盜般的。”

“夜盜穿高齒屐嗎？還是我出去後，又回來這麼久的時間內一點都不知道的你們才是脫落好笑喇。”

“我一點都不知道。”女人朗然的笑着說。

(十三)

由是約過了一個月了。

他的氣平復了好幾分。銀行那邊也辭了職，固然自己討厭不想去，并且那職務是山村的父親介紹的更覺得不快。他在自己家裏的樓上住。

由窗口望見單瓣櫻花散落了。他看天氣很好，由窗口向外眺望一切都有春般的長閒的樣子。稍爲遠一點的道路，也望得見。一切都被着春的明媚的衣服。小孩子們很歡樂的在玩耍，他無意識的看了後，又看櫻花。他覺得很久沒有看櫻花的樣子，平時他覺得說櫻花美麗，總有點俗氣的樣子，但現在看映着日光滿開的櫻花，覺得非常美麗。他稍爲看了一下，馬上又厭起來了。他爲排除他的無聊起見，想從抽屜裏把千里鏡取出來。但在裏面，他沒

找到千里鏡；他只發見了他的手槍。他把手槍取出來看了一看，同時他覺得他看了預兆不好的東西。他想着射殺貓的時候的事情了。他想與其說是不快的回想，不如說是快樂的回想，但也不見得有強度的感觸。他把那手槍檢視了一會，知道彈丸沒有裝進去，他把牠指着額，佯裝自殺的樣子。他想照這個樣子做下去，一切都可算完結了。他輕輕的微笑着，但微笑終變成苦笑了。他想兩個月前，若看見了這個手槍，想自殺也未可知。那麼，現在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罷，早半變成骷髏了罷。他想到這種決絕的事，自己的死狀很醜惡的幻現出來。他馬上思索到別的事情去了。他又覺得人類是到什麼時候都能生存的。他一邊摸玩着手槍，一邊由窗口向外眺望。他想人生若沒有什麼苦勞，身體又強健，那麼人類是很脫落的，很幸福的，自己還是達觀些。不要再多思慮了罷。過去的事情還在煩苦的思索，他覺得未免太呆氣了。

此時他聽見了下面的小孩子的哭聲。他傾耳靜聽了一忽，像有誰來了的樣子。小孩子更哭得厲

害，他的臉暗晦起來了。到底帶了小孩子來的是誰？攪亂我的平和的心境的又是誰？他重重的按了呼鈴。聽見了答應後，不一刻，十三四歲的可愛的小女僕上來了。

“有什麼事？”

“有誰來了？帶小孩子來的。”

“上村的太太來了。”

“是嗎？常常來嗎？”

“不，不很常來。”

“那麼曉得了。沒有事。”

小女僕下去了。這樣的好天氣，她又想到什麼地方去玩罷。他也覺得她太可憐了。但是他想妻的堂姊爲什麼事來呢。他聽見下面女僕哄嬰兒的聲音。不一刻，嬰兒不哭了。

“把牛乳給了他吃嗎。”他這樣的想。但他的心境再不能靜心了。

自己的妻在懷孕，但是那個嬰兒并不是自己的兒子，想說是九十九分，但百分不是自己的小孩子。他本想再不思索那件事，但此刻禁不住不思

索了。他想到外邊去，走下樓來。此時他約略聽見她們在談論關於小孩子的事。他停了足，終於偷聽她們的談話了。

“小孩子不生下來，不曉得他可愛的。不過覺得不能不把他珍重。但看他生出來後，真有說不出來的可愛。到底非自己有了小孩子的人，決不知道那種可愛的。”

“都是這麼樣的說。但如何的可愛，我總想像不出來。”妻在這樣的說。

他好像聽見了不該聽的話，他覺得他的身體癱住了。他略把不快的心境平復後，就想向外出。給女僕看見了。

“出外邊去嗎？”

“去散散步。”

“今天回不回來？”

“說不定。”他無興氣的說着離了家。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沒有可去的地方。他跑向妾的住家去。其實今天早上還在妾的住家的。他今早出去的時候，對妾說，明天再來，所以他有點不願去。但

是此外沒有可去的地方。他想到今早妾的惜別的情形來了。那麼，到她那裏去時，她一定很歡樂的。他覺得妻住的家不像自己的家了。妻和自己近來本別無衝突，但總覺得合攏不來的樣子。不單是完全不見笑容，就連談話也格外的忌避起來了。彼此都想把要說的話，格外的愈減少愈好。妻也覺得他太多離開家裏，因此禁不住要抱反感；因為自己有了錯處，所以不敢說不平的話。但是她的樣子，總表示有幾分“隨你自由的幹去”的意思。兩人相對向的時候，也常常經驗過一種厭鄙的沉默。他相信世界裏只有個妾，能使我笑，和我快活的談話，她坐在旁邊時，對我表示歡樂。所以他有點感着不快的時候，就跑到妾那邊去，這是他的習慣了。所以今又跑了去。他默然的跑進去了。女僕也不在。年輕的妾在房裏午睡。他輕輕的向她接了吻。他想妾定會把笑顏給自己看。他又想妾是知道自己來的。

妾急睜開了眼。

“是你嗎？你來了嗎？”妾說了。

“你以為不是我嗎？你當是那一個來了嗎？”

他惱着打抖了。他想，這個女人也變了自己以外的男子的人了。

“爲什麼這樣的惱了？”

“不是我，那誰來了，你才笑給他看？”

“你說的話我不懂。”

“我太信用你了！”

“說些什麼？”

“你祇是想賺我的錢的！”

“你說的話，我一點都不懂。”

“你當是誰來了？”

“我以爲是女僕回來了。”

“那麼你閉着眼睛笑嗎？”

“我並沒有笑。”

“掩飾是不中用的！”

“我有什麼事要掩飾的？”

“是嗎！”

“你惱的是什麼事，一點都不明白。”

“想欺騙我是不行的！”他這樣的說着，盡力的把門開了。向外出去了。出去後，又盡力的把後

門關起。他惱着再在各方走來走去。

他不很明白女人說的話的意思。但他想女人是有了情夫的，像把自己誤作情夫了。

他想，怕是自己的瞎猜罷。他又想，怕是自己病的瞎猜太甚了罷。但他總覺得自己太給那個女人當傻了。他走出外邊來了，但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他想太急的發怒，發得過火了。把事情的真相再查一查才好的。但他沒有回去的勇氣了。他很昏亂的不知所可。也不想回家去。也不想到什麼地方去。步行着也太煩苦了。並且沒有帶錢包來。

過了約三十分鐘後，他歪跌着，忽然的到文科出身的住家前來了。快要走過時，他想去會會那個朋友。他到回去訪問他。

(十四)

朋友很歡喜的迎接他。但覺得總有點拘泥不滿意的樣子。

“瘦了呢！我想你是很壯健的。”友人稍微有點帶着刺笑的說。

“是，爲什麼？……”

“聽說你取了妾，我當是假的。但是，……”

“真的嚟。”

“真的嗎？把我駭倒了！人做的事不是由人的外表看得出來的。我想你取了妾，反耐不住苦勞，心境不安靜，所以瘦了罷。”友人說笑般的，但也用他的不滿意的口吻說。

“我想變好我的心地，把身體養豐厚些，才取妾的。但還是沒有效力。”

“你這個人完全變了。你本來看見別人取妾，是很憤怒的。那時候，人對你說，現在雖說這種話，但將來你也怕會有取妾的時候。你聽了如何的憤慨！時代真的容易變化的。”

“你是對事情一點都不曉得的人。你的家庭是幸福的。但我不是幸福的人。”

“你的話或不錯。但以爲娶了妾，家庭就會變成幸福，那是你想錯了的。”

“那當然。但我因爲家庭不幸才取妾的。”

“但你還不知道取了妾，會更增加家庭的不

幸。”

“你對事情是一點都不曉得的。”

友忽然望了他的臉，想說什麼似的；但又默下去了。他換一換話頭。

“你的朋友怎麼樣了？”

“也和我一樣的娶了妾。”

“沒有離婚嗎？”

“沒有。他因為怕把對手的男人的行為太認真追求了，他心裏反不舒服。”

“像那個人取妾，是不得已的事。”

“我說的那個友人就是我喲。”

“你不是沒有離開你的家嗎？”

“沒有。我的身體是有一種祕密的。醫生說，我是不能生育的人。但我的妻懷了孕已經五六個月了。這個事情你不要對別人說。妻的不貞，我不願給外邊的人知道，因為給外邊的人知道了，做丈夫的名譽也不好聽。”

“但是做醫生的人說的話不定靠得住罷。”

“是的。我比你也先懷疑過來。但以前我對妻

的靠不住的樣子，也懷疑過來。你還不知妻有了小孩子以前半年，我早不能信用我的妻了。是你，我才對你說。我也不能信用山村了。對妻的貞操不能不懷疑，算是做丈夫的最痛苦的事罷。但是還有更痛苦的，就是妻竟替他人生了小孩子。這種痛苦的情形，你怕不曉得罷。如果不知道羞恥的人，我早自己把家庭裏所發生的事情對大眾宣佈了。我覺得我的生存，已經是很費力的一種勞動。我是無家庭了的。原來沒有家庭還好些。現在我失了歡樂和安心了。自己的妻給自己的唯一的朋友侮辱了，還默然的生存；知道的人，怕都以爲奇異罷。但我是不能不情願把事情鬧翻了。我不能不情願把妻的不貞給世人知道，並且不能不情願給人說給我休了去。她的母家有了嫂嫂，母親又是後母，兄弟姊妹也太多，所以她不能不情願回母家去。我再不想說什麼，只娶個妾，是因為想把自己的心境變換一下，在這世間生存着混過去。因為自己就犧牲了一個女人，在道德上怕不很好。但那個女人不做我的妾，也要做他人的妾的。因為做了我的妾，便說她會更不幸，恐怕說

不過去罷。我知道友人都在笑我取妾，我取妾的事不知道給誰先發覺了。給人家笑還好些，給人家同情就太難堪了。但我只想把我的苦衷單對你說，因為我信你是能了解我的苦衷的人。我時常也發厭世的思想。”

“那怪不得，但死是不行的。無論取多少妾，還是活着的好。我是信用你的，我想你定是有什麼原因才取妾。但是我竟不知道你這樣的受着痛苦。但單為女性的事情，算不得是整個的人生。因為他人一時的衝動而死的是太呆氣了。死是不行的！”

“不會死喇。人類不是這樣簡單的能死去的。心裏雖然想死，但很不容易實行，所以請你安心。但你說單女人的事不算得是整個的人生，這是真的嗎？我覺得我們生在這世上，妻的不貞，可以說是致命傷。如果這世界自進的對我們有什麼特別的作用，那又當作別論。你的事業也當作別論。但像我們這類人，為誰辛苦呢？可以說全為妻子。妻子就是我們的一切。一班的人失了這種一切，再能夠活的很少。其不能生存，也是當然的道理。况且

我是所謂不知辛苦的做少爺們長成的，今失了家庭再沒有走路了。出家嗎？做和尚嗎？也常有這種思想，但沒有勇氣。結局還是除了回不快意的家裏去外，再無方法。那麼你定會想，恕宥妻犯的罪不好嗎。最少，我是想把妻做的事忘掉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忘掉。也想把自己再做偉大些，但是自己沒有這種力了。只能努力的把不快的事由我思想裏除去。每天就這樣的過日子。我想找一個弱者的逃路，所以取了妾。自己也未嘗不覺得自己可憐。雖是天真爛漫的女人，但她只為金錢和我結合。自己不在的時候，還是耽心的，別不能說是幸福。我想把生活安靜，想在自己的家裏安靜的住下去。”

他這樣子的說了。

開晚飯的時候了。他想告辭出去，但出去也沒有別的可去的地方，就在朋友家裏吃了晚飯。

談來談去，氣平復了點了。到八點鐘，還在朋友家裏。但他又覺得不該攪擾友人太久了。

“我再來。對不住了，幸得和你談談，我的氣安靜得多了。”

“今晚上的月色很好，我們一路出去走一走罷。”

兩個人走了出來。

“你到什麼地方去？”行出門口。友問他。

“什麼地方都可以。”

“回家嗎？”

“回不回還說不定。”

“我看你要一二年的忍耐辛苦罷。”

他沒有話說。

“死是不行的喇！”友說笑般的說了。但話裏含有愛的。

“謝你。不會死的。我也常常想，死了不好些嗎。但我是很怯懦的。”

“是的，你是很怯懦的。但生存着，怕還有有趣快活的事。”

“你怕有的。但我們的事務裏面，是沒有有趣快活的事的。”

“無論什麼事都不見得很有趣，很快活。”

“但是，平和過日子的人和勞動的努力不虛

費的人就好了。”

“那不能這樣說的。你還是有能夠使你娛樂的人。”

“我如果是聖人就好了。但是我不想做聖人。”他意識的笑了笑。

“真好月色。”

“看夜間的櫻花去嗎？還是櫻花好看。”

“那麼我們去。”

過了一會。

“還是一樣的，我總覺得有點悲寂。”他說了後，停了足，

“人們會有此種感想罷。人類的生存是不可思議的。人們都是脫落的活着，看世間像夢般的。到死的時候，才認識真的世界。留心的觀察這個世界。像虛偽的世界般的。”

“有時也有這種感想。”

“我是常有這種感想。并且希望能夠這個樣子。但事實上不能照我們所想的。那麼我去了。我的妻可憐是可憐的……”

“常常過來耍。”

“謝你。”

“死是不行的嘍！”

“你放心。”

兩人微笑着分了手。友走了一忽，翻轉頭來望見田島還石像般的站着在凝想。友含了一泡眼淚。

(十五)

田島和友分手後，站着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沒有可去的地方了。他也沒有想去的地方了。想回家去，但他不情願回去。更不情願到妾那邊去。他又不情願在街上走來走去。就這樣的站着，越發不情願。他開始走路了。

他近來患了不眠症。決斷力也鈍減了。動不動發惱。變成可厭的神經質的人了。常常頭痛。動不動就目昏耳鳴。他覺得，爲什麼要活着的時候多了。沒有父母，更不情願想妻的事，家庭是冰冷的。他也再不情願笑了。妾呢？他疑她勾引了別的男子。她只向他要錢就是了。他的苦悶，誰都不曉得。

他再沒有把生命延長的事業了。這世界不要他了。
誰都不要他了。

他覺得和死比較容易接近些。他想振作起來，
但生理上早萎弱了。他想哭，但哭不出來。他想發
怒，但發不出來。他沒有目的的慢慢的走着

他疲倦了。他像有捉摸不定的東西在他腦裏
浮現出來。但登即又消失了。他走了三十多分鐘
後，站在家門前了，但他不想進去。聽見妻的聲也
討厭。看見妻的影也討厭。他又開始走路了。

他想着了什麼事似的，急急的跑到妾那邊去。
他想，怕有那一個男子跑到妾那邊去。這樣的疑想
給了他不少病的勇氣。他這麼想，任你們幹去，但
決不受欺騙的。

未到妾的住家前，門已關了。敲了門，沒有誰
答應。裏面很寂靜的。他開了後面的木門，從亭圍
裏進去。他敲了後門，也沒有誰答應。他想她們怕
是驚恐不答應吧。

“我啣！”他叫了。但裏面還是寂靜的。

“逃了嗎？”他忽然的這樣想。他想把門挾開。

果然扶開了。他跑進去開亮電燈，一個人都不在。但房裏的東西還是平時一樣的散亂，沒有異狀，他稍爲安心了。他打開幾個抽屜來看，但沒有奇怪的東西。由他自己寄來的信以外，沒有別人來的信。見得沒有什麼！他把後門關上，當做沒有事的，坐在裏面等她和女僕兩個人回來。

不一刻聽見說話的聲音了。聽見笑聲了。

“那個人真可笑的！”只這一句很明瞭的聽見了。又聽見開門的音響。他想她們議論自己，還帶點厚意，他感着幾分滿足。他驚駭了她們。

“噯！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來？”

“你來了嗎？我真歡喜。我在擔心你嘯。”

“你到什麼地方去來？”

“我看擺夜市的去來。你看買了這些東西。”

妾把炸油豆取出來。他抓着些油豆送茶喝。他想自己還是有家的。他的氣舒暢了幾分。他想笑的样子了。但在本屋的妻的悲寂的樣子和抱着大腹的瘦削的面影，時時浮現到他眼來。

他想，她怕不會死罷。他想，她很可憐；但他同

時又想，她完全是自作自受。後來他想，能夠避開，還是不思念妻的事好。

又過了十天多了。下午兩點多鐘，他在家裏，女僕告訴他山村兩夫婦來了。

他嚇倒了。關於妻的事，他沒有對山村說什麼。但妻怕對他說了，所以近來山村沒有到自己家裏來。這個山村今竟厚臉皮的來了。到底來幹什麼事！

他想看山村的樣子如何，他定不輕輕的放過去。他想到手槍來了。但他還不想取出來。他在樓上等着山村上來。但山村沒有上來的樣子。他聽見下面的笑聲了。他在這笑聲裏面認出是山村的笑聲和妻的笑聲。他更嚇昏了，氣倒了。他取出手槍來了。把彈丸裝上，向着庭園的櫻樹，發了一槍，下面的笑聲急的停了。只聽見嬰兒的哭聲。他又聽見上樓梯的足音了。他的妻聽見槍聲吃驚着，走了上來，臉色青白的，恐怖之餘，表示一種冷硬的表情，打開房門，跑進樓上的房裏來，看見他還是活着。

他厭惡的笑着，仰視妻的臉。

“你當玩的，太不行了。”

“不是當玩！山村爲什麼來了的。”

“和他的夫人兩個到這近邊來，順便來的。定是他的夫人要他來的罷。”

“山村是曉得了的。但山村的妻還什麼都不曉得罷。”

“什麼事？”

“笨蛋！”他用手槍頭敲她的足。

“你做什麼啊？”

“下去！”

“你不下來嗎？”

“下去幹什麼！很殷勤的把小孩子都帶了來嗎？太把人當傻了。你快點下去！快下去笑好。我不下去的。山村的臉孔我不情願看。”

“這樣大聲的。”

“不下去嗎！”他怒叫了。妻下去了。

他馬上離開了家。但偶然的不幸在等着他。

他即刻到妾住的家裏來。會見了妾了。妾表示很歡喜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歡喜？”

“還沒有來喲。”

“什麼？”

“或者是有了身孕也說不定。”

他初次打了他的妾。

“做什麼？發狂了嗎？”

“如果有了孩子，是誰的小孩子？我是不會生小孩子的。”他說的是人聽見了完全不懂的話。

內情一點不知道的妾，對他決不相讓的。

“太太生小孩子就好，我生小孩子就不行嗎？太酷了啊！”

他用足蹴他的妾後，即刻跑了出去。妾是還沒有小孩子，不過時期不對罷了。他馬上又回到家裏來。

他決心了。山村夫婦已經回去了。妻不出來迎也。他未上樓以前，他看見他的妻的背影，但妻沒有翻過頭來看他，她像避開不看他。他到樓上自己房裏來了。手槍還是剛才一樣的丟在那邊，他把牠拾起來，放在桌上。

他取出些紙來。他盡力的把頭腦冷靜下，取了筆，

“我厭倦我的生命了。我赦你們的罪。”他這樣的寫了。但馬上又把牠撕了，揉成一團，丟進紙屑筐裏去了。他無意識的茫然的望着手槍。他發了一種可怕的微笑。他把彈丸裝進手槍裏去後，又把牠放在桌上。

“我願死了。”他又這樣的寫了。但覺得討厭，又把牠撕了。他的頭腦狂亂了。頭殼像碎裂了。他想射擊什麼的樣子。

他想破壞了什麼之後，再射擊自己的頭。但他又急把手槍放回桌上。

我不想生活了！我不想在這世上生活了！我用這把手槍射我的頭，衆人會驚駭罷。但我笑他們。

他把手槍指着自已的額，再按了彈機。過了一瞬間，他橫臥在地上了。妻聽見了槍聲，但她怕她的丈夫，她不動的在傾着耳等第二次的音響，但聽不見什麼。看又像聽見了什麼的樣子，但還是沒有什麼音響。她傾着耳朵過了十五分鐘以上了。眼睛

昏眩了。她跌倒了。

他的死，直到女僕到樓上叫吃晚飯時，還沒有誰知道。不幸的男子的一生，就這樣的終結了。

一九二五，一，一六，于武昌

街 路 裏

近兩三天來有一件事在他的腦中縈環不息的就是想買點滋養品寄給他的母親。

由這個都會搭火車去，有個恰要四個鐘頭就可以到的小市鎮。他的母親就在這小市鎮裏向人家裏分租了一間樓房，教附近的女孩兒們習裁縫度日。現在她患了病，睡倒在床上了。

在新聞的廣告上常常看見有「肉汁」、「體素」等食品。他想買這些呢，還是買罐頭食品呢，或買

其他的適當的食品呢。他想來想去還沒有得到一個決定。

在公司裏無意中曾聽見朋友們說最有效力的還是牛的生血。精製過了的有叫做「赫摩古洛濱」(Hemoglobin)的東西。朋友說就買這種東西好吧。

他在歸途中站在一家大藥房門首。躊躇了一會才走進去，問有「赫摩古洛濱」沒有。

“有的。”穿着白色外衣的店員走近貨櫥，打開玻璃的櫥門，取了一瓶送到他面前來。

他擎到手裏來一看，他想果然不錯，是動物性的血色。但是母親喝不喝這樣像有腥臭的東西呢？他想了一想，很失悔不該問他要這樣的東西。

“這個不好喝罷。”

“喝了後吃點砂糖就不覺什麼的。”頭髮長長的店員回答他。

他這時候想把那瓶子向外面明亮的日射光線中看一看，再看見了裏面的赤黑的總有點不愉快的色澤。他很快的改想了一想，

“這個東西暫不買吧。你把牙粉和牙刷給我。”他對店員說。

他出了藥房，在路上一面走一面想，還是寄點錢給母親的好，數目雖然少，但她可以自由買些東西。

“現在的母親有給過奶你吃沒有？你有這樣的記憶沒有？”前沒多久他的房主婦和他閒談時這樣的問他。因為那時候他先對房主婦這樣的說過，“自己總覺得現在的母親不是自己的生母般的。……”

“我因為沒有奶，你是吃牛乳大的。”母親也這樣的說過。

房主婦說的話又浮到他的腦際來了。

“我確信她不是我的真的生母！我並沒有被抱在母懷的記憶。”他這樣的想着，覺得很孤寂的。

夏季炎熱的時候，他看見過母親袒開胸時的乳房。這時候他已經十二三歲了。他覺得母親的乳房全不像生育過來的女人的乳房。乳嘴扁平像很

堅實的樣子。乳房一點兒也不膨脹。並且母親雖還年輕，但胸部並不前挺，不過和處女一樣的微微的凸起。

但是當他十五歲那年的春出發來都會時，她真的很悲哀的哭了。就連此刻想着當時的情景也會這樣想的，“不是真的母親能夠那樣真情的哭嗎？母親現在病了，要在她病勢不沉重之前寄衣服給她，到了正月買點年糕寄給她。

“不管她，是真的母親還是假的，無推究的必要！”

他以為除了撫養了自己的人以外無知道的必要。撫養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但他有時候又想知道自己的父親到底的怎末樣的人。又如果真是自己的生母還存在世中時，他也很想知道是那一個。

現在的母親握着這個祕密。如果母親不告知他就這樣的死了時，那末這個祕密是永久不能知道的了。

但是母親決不說出來的。

“你是我的獨生的兒子。你一生下來，你的父親就死了。”母親祇這樣的對他說，以外決不說什麼吧。

無論以何人的權力也不能叫她說出來。母親決不說的。

他想到這一點很煩惱的過不去。恰恰像頭上的青空之底，愈思攷愈不得要領。看去像能達到的地方，但終不能達到，因之狂悶起來了般的。

在墓地散步，無意中看見傍邊的並列着的墓碑。歲數還輕，並且在近來僅僅二三年間，兄弟姊妹幾個人繼續着死了。目擊這種慘狀的人很痛心的吧。

“這家庭恐怕有肺病的遺傳。”不會有這樣的感想麼？這樣的年輕的男女們對他們的生活不能充分的享樂就陷於不能不死的命運，這不是太違反自然了麼？再換句話說，對這世界還有戀着的人，無理的奪了他的性命；豈不是罪過麼？那麼這個責任應當歸誰負才是正當呢？不是為人父母者之無責任麼？

到洗澡堂裏去，他常看見盲目的小孩子們癱倒在水盆裏或不知道是熱水就伸手進去。看見這些慌張和痛苦，他對盲目的小孩子們的父母感着一種無限的憤怒。

他有一次到病院去，看見手腕歪曲了的小孩子。這小孩子的手腕不能不施手術了。並且這個小孩子無論那一個看他，都像是個白癡。頭蓋大得不合道理的擴張着，眼睛突出來了般的，不住地張開口流涎沫。他的腕開始化膿了，若不施手術，說有性命之虞。身材矮小，白哲的母親受着恐怖的襲擊，帶着那個小孩子在病院的廊下走來走去。

“說是遺傳的梅毒……”兩個穿着白衣服的十七八歲的看護婦望着這可憫的母子在低聲的私語。

這些小孩子們作算如何的怨他們的父母，呪他們的父母，恨他們的父母；也再沒有方法的了。

他憎惡他從沒有見過面的父親和母親。他寂寞悲哀至無聊賴的時候在市裏無目的的走來走去。有時候曾想把頭顱向傍邊的磚牆觸去，觸碎了

的死去。又有時候他想站在鐵橋上給疾駛來的汽車轆死，把身體化爲微塵；那末對無論什麼事也再無思念的必要了。

可是他不忍棄卻無所依靠的現在的母親。

母親把一切秘密深藏在胸裏也恐怕是因爲她懷着無所依靠的悲哀，是因爲她有始終把他當自己的兒子不情願離開的柔弱之心吧。

他怎麼能夠恨她呢？把自己撫育成人豈不是現在的母親麼？在這世中除了撫育過自己，愛過自己的人以外決再無另有一個母親的道理。他努力着把一切忘掉，並且也努力着專思念現在的母親。自寄錢給母親後滿了八天了，但還沒有接到受到了錢的回信。

“不是病勢更不好了嗎？”他很執心的。

向公司請二天假就可以。這樣的就得回去看母親的病狀。不用再因種種空想或妄想而疲勞自己的頭腦了。那末一切都可以知道的。

但不知爲什麼原因他總不想回去。

已經有幾年沒有回去了吧。這是因爲怕見母

親的面的緣故。看見了時感着痛苦的緣故。無論如何總要說出口來的緣故。並且他以爲想說的不說，只管忍着比不回去還更要使母親不快的緣故。

日漸長了，由公司回來寓裏再到洗澡堂洗了澡後，外面還沒有完全暗下來。早春的黃昏無論到什麼時候空中是淡黃色的流着陽光的餘景。

他茫然的打開窗門，站在窗口凝視着掛在電柱上的一盞街燈。日光才暗下來，燈光是很微弱的。那光可以說是給還明亮的天空吸收了去，像不能在寒冷的天色快暗下來的時候一樣的惹人們留意牠的存在般的。

那個街燈的周圍像撒着細粉般的滿圍着小蟻般的動物在飛舞。他並沒有意思看牠的，不知什麼時候無意中注意給牠引到那邊去了。感着“啊，春來了！”的一脈暖氣吹送到冰裏來般的暢快的心情。這樣的有明亮愉快的空想跟着來把他的心捕捉着了。

那條街路很狹的後街的一隅有一家咖啡店。他先看見那家咖啡店的黑影浮在淡藍色的晚空之

下。其次聽見活潑的少女的笑聲由華麗的燈玻璃或映着光的花的後面發出來。

“瑤兒，我真是很孤寂的。因為我祇是個單身。”

恰恰那時候傍邊沒有別的人。他的心像溺了水的可憐的小鼠般的顫動。

“無論什麼地方我都去的。兩個人一塊兒就不會孤寂了吧。”

他不知不覺間緊握着了女人的手了。和活潑的笑聲不調和，和白皙的臉兒也不調和的她的手指像受霜侵害了的菊葉般的變成枯色，並不像良家的女兒一樣的柔滑肥滿。指上雖然並列着鑲有紅色珠和藍色珠的兩個指環，但牠們的冷光反促起一種可傷的感慨。他放了握住的手。

由是過了許多日，但他不再到那家咖啡店去了。“今晚上去也碰得見的……”這樣的想着，他的胸部焚着般的，也很苦悶。

他的眼中描像着波浪湧上到他的腳下來的海的景色。風由渺茫的海面吹到來。天空無限的呈着藍

色。但他並不是一個人眺望着這個初回的異鄉的景色。他的後面她在站着也是眺望着同一的景色。兩個人的心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分担着悲哀。……他想到這裏，戀若能成立，從明天起自己的腦裏要完全變化，覺得日光要更強烈的，世中也變成更光明般的。

和今晚上所作的有希望的空想相比較，過去的冬期怎末樣的寒冷孤寂嘛。他在夜間至更深的在這窗下向着書檯讀進化論。他知道所謂人生不過是個無常的現象時，覺得“無論如何總想見見自己的生身父母的面”一類的希望完全是無聊的，微瑣的。

就寢前把窗門打開，換一換房裏的空氣時，那邊電柱上的街燈上的明亮的光線很幽靜的向街路上放射。寒風向完全乾燥了的土上吹，也在建築物上吹。像以牠的寒冷和叫號向那燈光襲逼。

他在這時候自然的禁不住感到一種虛無。但他又覺得這種心境跟着季節的變遷也會變遷的。

外面早已黑暗下來了。聽得見附近的人們的

笑聲。外面遊戲的小孩子們的歡呼也聽得見。他想出外面散步去，但又躊躇着。他覺得就這樣的癡坐在房裏空過了時間，太可惜了般的。

恰好這時候寓主的小孩子把郵件送上來。他聽見小孩子下降扶梯的足音了。他把由友人送來的同人雜誌的包裹放在檯面，先看留在手中的信。這封信是由母親寄來的。

和平素的信不同，這封信又厚又重。像這詳細細細的寫來的信，封面貼了三張郵票。他從前沒有接過這樣的一封信。

凡是異例是要和不安相伴的。他在未開封前胸頭上就感着一種悸動。

“母親的病勢一定不好了。她不是想趁尚能執筆之前把一切祕密告知我嗎？”



果然不錯，完全和他所預料的一樣。

他的視線能夠在信紙面穿一個窟窿般的注視着信面想一字不漏的，以極興奮的神經念下去。

“……我最後到他那邊去會他的那個時候。

再沒有比人的感情那樣不思議而且可怕的東西了。在初認識他的時候並在他互相堅約的時候，我何曾料及到了末了會這樣的分手。作算當時雖曾有這樣可呪咀的思念，但也祇當牠是個杞憂，自嘲是個愚笨的空想吧了。不單如此，並且覺得我們倆有一刻的遠離也不能生存般的。如果無論如何至有不能不分離的事情發生了時。覺得不如死了的還好些。分離在我是這末樣痛苦的。

“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們倆間的愛忽然的冷下來了。或許兩個人的性格不相合罷。燃燒起來了的火焰火勢逐漸低下來，終至冷息了般的；覺得燃燒起來是自然而然的，又那樣的冷息下來一切都像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這是如何冰冷的最後噯！”

“不知從何時起，我對他的心懷疑了。他的心早就離開了我了。他雖然在勉強的敷衍着不把牠給我看，但我早覺得他完全是裝假的了。同時我的心也漸漸離開了他。並且我迷惑起來了——對「也」跟着他一生勞苦麼」迷惑起來了。像這樣的女性還是女性。

“如果他始終有和我同棲的真心，我覺得我無論如何勞苦我都情願。許久沒有會他了，我因為要取決最後的決意跑到他那邊去。在途中就想了不少的事，他對我怎末樣說呢？他以如何的態度接我們呢？無論那一個處我的境地時也會這樣的想吧。但我又這樣的想，無論他如何的巧妙的欺詐我，我由他的眼色可以看穿他的一切的。因為祇有眼是常表示的真誠的。

“他才由學校畢業出來沒有多久，還住在一家旅舍裏。我前後有幾次到那個旅舍去望他。他像我所預期一樣的，和平素一樣的接我到他房裏去。我感着他第三次趕不上第二次的那樣喜歡，第四次又趕不上第三次那樣喜歡般的。但他把這種不歡很勉強不表示出來。

“對他，我不想再說什麼了。過去過去了，到了現在也沒有可說的事了。最後之日的會見約略有十五分間吧。我看見他坐在房裏的書檯傍邊時的玻璃珠般的空虛的冰冷的眼睛了。

“到那瞬間止，堆積在我的胸裏的疑問他的

說話就這樣的完全給那種眼光打消了。那種使人感着不快的冰冷的玻璃珠般的眼球每和我的眼睛碰着時就令人發笑的那末慌張着在覓藏匿的場所。他或望窗口，或望牆壁的思想避開。

“我早就籌思及了，如果會有這樣的結果時就自己獨立的生活。已經到了這末的時候了，我的心早離開了身體跑到遠方去了。

“「再會」，留了一個別詞後，一面想着永久不再造這旅舍門了，一面從那個門走出來時的心情覺得是異常悲壯的。

“到底還是個女性，一想到「自己是給男人遺棄了的」，覺得自己很卑微也很失悔，眼睛裏滿溢着眼淚了。

“恰恰到了那個地點，××街的側巷裏的學校附近，有一列宿舍的地點。

“街路兩傍都是高樓的建築，由高樓上的窗口伸出好幾個種種形狀不一的面孔來，都像在笑着俯瞰在下面態度悄然的低着頭過去的我，我不知不覺的臉紅起來，愈把頭低下去。

“急急的跑向少人來往的那邊去，轉了灣了。一傍是黑色的木板的垣圍，一傍是木柵。祇有幾家房子外再沒有人家了。正在前面的是條很寬的街路。我的心祇指向光明的熱鬧的街上去。因為在那邊有今後我的生活上有益的事幹。我不能不向那邊找去。一面想一面走着，來到沒有多人來往的路上來了。有個約摸四歲多的小孩兒站在這路上哭。這個小孩子，是個臉兒團團的很肥滿的可愛的小孩兒。有一個才買的很新的車兒的玩具緊緊的抱在他的胸上。穿的衣裳是很粗劣的，但繫着一條硬買的純白的圍裙。小孩子像是才得到很想要的火車的玩具，喜歡得什麼都不管了。等到視線離開了那個玩具，留意到身邊時，早看不見母親的影子了。

“「媽媽那兒去了?!……媽那兒去了?!……」
豆粒大的淚珠不斷地由小孩子的雙頰上滾下來，站在那邊狂哭。

“有個約十七八歲的很溫柔的姑娘看見這個可憐的小孩兒很悽愴的逡巡不忍去。這個姑娘像

有事情到什麼地方去的在此經過，手中抱着一個包袱。她像硬着心腸向前面走過去，但她又像覺得那小孩子太可憐了，再回到他身邊來。

“「你媽媽到那塊去了的？」那個姑娘問那小孩子。

“「媽不見了！……」那小孩子祇思念着母親。他不理那個姑娘問他的是什麼。這是當然的，

“「哥兒的家在什那地方的？」那個姑娘再問他。但那孩子一點不曉得。

“思戀着母親，敵不住的悲痛，那個小孩子像燃燒着般的痛哭。

“我看見那種情狀，立刻就悟到了，那個小孩子是一個棄兒。

“在這樣寒冷的傍晚把這樣可愛的兒子遺棄在這樣的地方的母親我想是不知如何殘忍的惡魔般的人吧。要活着一同活，要死母子一同死，我想要這樣的才是正當。

“我想如果沒有人把這個小孩子收留起來，恐怕他要在這裏哭到更深吧。那時候我的胸膈老

受不幸和悲哀的刺戟，對世中孑然無依的人們的同情心更加深切。我即刻決心，無論如何總要把這個小孩子撫育長成起來。

“「叔母帶你回你媽媽那邊去。」我說着抱了那個小孩子起來。

“掛着白色的圍裙，以可愛的手把汽車的玩具抱在胸上，在哭着的小孩子，你猜是哪一個？

“那個小孩子就是今天的你！”

讀到這裏，他終於把着那封信，不能不高聲的哭出來。

“我曾聽見過大凡遺棄小孩子的父母一定在附近什麼地方穩伏着偷望。想及遺棄小兒女的親心比小孩子的心更要辛酸，我又禁不住淚泉湧到眼上來。

“我抱着小孩子走出大街路上來了，一面是×大學的運動場，學生們在鬪網球。園外很多人在擠擁着看。我想這些人們裏面或有認識這個小孩子的也說不定，我在周圍探望了一會。但沒有一個留意到這個啜泣着的小孩兒。

“夕陽很哀愁的赤染着那條街上的屋頂。陽光漸漸的暗下來。

“我在那時候是二十四歲。可是那天的事情怎麼能忘記得了。因為是我的生涯中最悲哀的日子，也是得了新的歡喜的日子。……（他的母親的信還很長的繼續下去。他也一字不漏的讀下去了。）

“……你的真的生母恐怕還在什麼地方生存着吧。……（他讀至這一節再哭出聲來了。）

“……你的真的生母更不能忘記那天的事情吧。恐怕每天，每天，沒有一天不思念你的吧。她也一定很想會見你的。……（他讀到這裏，對遺棄幼小的自己的母親禁不住抱了強烈的憤恨和憎惡。他同時在自己網膜上描想出個幼小的，無邪的自己的可憐的面影來。他甯可說是為自己痛哭了。）

“……你萬萬不要怨恨遺棄你的母親！你要諒想到無論如何再沒能力撫育可愛的兒子了的可哀的母親的苦心！要諒想到買白的圍裙和新的玩具給你的可哀的母親的苦心！那有不愛自己的

兒子的道理！她一定有自己不能死的苦衷吧！

“若彼此都誠懇的希望着相會，我深信在今生你們母子定有再會的日子！

“我對你也有許多事情要求你原諒的。但是認真說來，你不可怨你的母親也不可怨我。無論對如何的事情，你總要想是這樣的人世就好了……。”

（這封信還繼續着下去）

他把全信讀完了後，呆然不動的坐着。

他想再翻讀一過，忽然思念到“無論對如何的事情，你總要想念到是這樣的人世就好了……”的一節，像受了很深的刺激。

他雖然沒有窮困的他的所生的家庭和不幸的自身的記憶，但當時的貧苦的母親的影髣髴的在眼前幻想得出來。

他好一刻伏在書檯上像死了般的身體不會移動。祇微微的聽得見他的啜泣的聲音。



早春的夜，夜深了。

不知從那一刻起附近都沉寂下去了。但雖是深夜，外面還像有人往來般的，聽得見屐齒音在街路上的反响。

不知是那一個車站像有火車開行般的。氣笛之音在灰暗色的朦朧月夜的空中遠遠的鳴响。這音响超過這都會的建築物，超過交叉錯雜的市中的道路，超過滿貯着黑水的水溝，並超過有許多人們在度難於想像的複雜生活的街巷；向更遠的那方鳴悲！

一九二六，一，一〇，譯於武昌。

別 宴

(一)

響過了一點鐘，K進了寢床。但頭腦反覺清醒起來，總睡不着。性情和一般人不同，神經質的他，稍為有點事情，就興奮起來。一經興奮後，就睡不着了。作算不是直接對他自身的刺激，單留意及周圍的人們所受的懊惱或喜悅，都很容易的使他興奮。

昨晚姓T的青年來訪問他。T是二三年前由

他的知友的介紹認識的。不能說是個深交。認識後，時時到他家裏來訪他，和他商量處世的問題。T比K少四歲，在某公署的翻譯課辦事。

約半月前，久不見面的T又到K家中來了。並且帶了一個關於他自己的終身大事的事件的報告來。分租房子給他的人家附近同樣的有個在分租人家的樓房的年輕女人。他和這個女人認識了。這個女人是一個商人的姘妾。但T和她沒有多久就陷於熱烈的戀愛中了。喜歡抱不平而不加深思，是少年人的常態。（少年人的純率心）他抱了一個願望，想把她由現在的不純的境遇救出來做自己的●永遠的愛人，片刻不離的安置在身傍。因為懷了這個願望，他祇想了二條方法出來。第一是不給她的老爺知道，和她兩個人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第二是由她自己向她的老爺說明白，要求離開；以後他和她就公然的結婚。若照第一的方法做去，沒有一點積蓄的他們兩個人捨了現在的位置，馬上就難找飯吃是一定的了。若照第二的方法，她的老爺能答應她的離開的要求否，是個疑問，怕靠不住。

到最後，還決不定主意的T跑到K那邊來商量前後的善策。

“真的不知要如何才好。沒有法子了。”

T這樣的求K的意見。但K完全答不出什麼話來。據T說，她比他大五歲，從前和幾個男人同棲過了的，像是個很不純潔的女人了。不消說T是當然一切都知道的，他還決意要公然的娶她做老婆。他也充分的預想到了那些事情，就是每思及她的過去，在兩人組織的新家庭要生個陰影吧。由她和他的結婚，也決不會單生出純粹的幸福來吧。但他對她還是不能斷情。

能夠做得到，還是斷情分開手的好。——K這樣的想。

K總覺得純率的T和有這樣的猥穢的過去的，歲數大了的女人組織家庭，到後來一定不能永久圓滿共處的。並且在T也沒有這種力量，——沒有把她由過去的污跡救了起來，把她淨化的強感化力。但K深知道，無論如何冷靜的把利害說給他聽，叫他斷念，到底不能打消T的決心，不單如此，

連K自己的心情也給T這樣的決意激動了。雖說是他人的事，但也不能說沒有想和T一同跳起來的情熱潛藏着。T自己預知將來有必然的後悔，也覺悟着兩人的結婚的結果未必是幸福；但他對她還追求着現在的一刻的情熱。那不是沒有法子想嗎。還是替他倆禱告，望他倆的歡樂時期多延長一刻也好。K又起了這樣的感想。

“這樣的問題是因各個人的事情而決定的。我此刻不曉得要如何的忠告你。如果不能斷情時，那不要 Elope 的好。最好能夠求個圓滿的解決方法。”

K用這種極無責任的回答，把T送回去了。K自己也覺得很不滿意。嗣後半個月間，T那邊沒有信息來。但昨天晚上突然的跑了來，他把這些事情報告給K知道：就是事件是機會很好的解決了。女人把一切事情明白對她的老爺說了。儘到什麼時候，都做暗影中的人是很悲慘的。她想幸福的順調的過她的生活，所以望他就在這時候明明白白的分開手。對世情很明晰的她的老爺也意外的很輕快

的對她訣別，答應了她的要求。但他一點不知道 T 是怎麼樣一個人。他希望找個相當可靠人，在場保證 T 決不是隨便因一時的衝動和那個女人勾結，將來也決不至離棄她。

“這是很對不住的。但約了那個人在明天晚上會他。希望先生略到場一下。祇坐一刻就可以的。我決不敢累擾先生的。”

T 這樣的託 K。在東京，他祇有一個伯父，因為事情的性質，不方便託他的伯父。此外又沒有能夠為這樣的事件替他出力的相親的知友了。（介紹他給 K 的那個同鄉先進姓 S 的，又約在一年前死了。）所以無論如何要 K 答應他。生來就不善交際，並且常想能夠不聞問他人的生活事情就最好的 K，心裏頭也未常不覺得煩厭。——直接他是不至負何等的責任，但被拉到那種地方去，看見表面上雖像極平穩，但裏面，他們各人都感着一種不自然及相互間的難為情；就儘夠 K 感受痛苦了。——但結局當做件不得已的事情，不能不答應 T 担這個責任。因為夜深了，K 送着 T 到電車路上，一同走

出來散步，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裏喝威士忌酒和紅茶。長期間中的重大懸案極滿足的解決了，T今晚上所感受的歡悅可以說是非常的了，他的幸福的心情，祇二三盅威士忌酒，就把他醉倒了。

出了咖啡店，到了電車的停留站前來了。快要作別的時候，T突然的緊握着K的手，像一刻間就把剛才的快樂的酩酊蘇醒了般的，用嚴肅的語調說：

“啊！我今晚上睡不着。我的愛人此刻睡在他人的寢床上了。”叫了起來。N子（他的愛人的名）因為紀念和她的老爺的交情的最後，今天一早，預定在鎌倉歇一宵，就給她的老爺H帶到那裏去了……

“這是如何悲痛的矛盾喲！”

K此刻想及T的昂奮的叫聲，這樣的對自己歎息。允許自己的情人委給別的青年之手的男子，還想抱着快要離開自己的那個女人的空虛的肉體，再貪一夜之愛。那個青年也順着事情的必然，耐着等候自己的情人自由解放的日子到來。但是，

那個男子在今晚上，不會忽然的後悔不敢把自己的女人委給他人麼？在墮落生活中浸淫過來的的女人，受着男子的羈絆，想要進正途的決意，不會忽然遲鈍起來麼？作算今晚上那兩個人不起什麼留戀，但明天後天或數個月後，他們生了這種迷想，T的幸福不會要根本的傾覆麼？到了那時候，誰又能夠恨誰呢？“我是肉體和靈魂都污染了的女人，就有千百的發誓和決心也不中用的。”女人會這樣的說也未可知。並且T自己也“我也有點預想到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已經沒有法想了。遇着了迷運，祇有彼此互相憐憫不幸的分開手算了。”這樣的歎息也未可知。……

把那件事一一的推想下去，K 呆呆的在寢床裏聽着時鐘響兩點，三點。是長期間的習慣，他的頭腦敏感了後，睡不着時，他決不勉強的睡下去。他深知道愈急想睡，這種努力愈會妨礙他進入睡前的安靜的半無意識的狀態。在這時候，他甯可盡力的使頭腦勞動，想得到的事情就盡情的一一想去。到後來，氣完全輕鬆了，祇等着頭腦的空虛。睡

眠常是以後才慢慢的襲來。

“總之對他們，我是無能爲力。祇能傍觀着替T祈求。使他的幸福能夠多延續一刻也好。”

他這樣的想着。一種獨善主義的他，從來就不喜歡管他人的生活，迴避着對人忠告和干涉這些事。最好是孤獨的和周圍的人們斷絕交涉，自營幽靜的生活。這是他的處世的信條。但到了近來，漸嘗到寂寞幽靜的生存着的人的煩惱，——這樣的一種苦況了。許多人，碰着種種的人生的暗礁。啊！那個人又失敗了！那個人又弄壞了事了！這回是輪着那個人了。——幾乎不斷地環觀着自己的周圍，他不能不這樣的叫喊了。當事者祇煩惱着，喘急着，不知不覺地走近暗礁邊了。他在遠遠的站着凝神注視那個情狀的傍觀者，對那種危險的各瞬間，都看得很明白。在旁觀者方面，煩惱反覺深些的時候多了。他自己因有怯懦者所有的一種聰明，避着這些危險，繼續着營他的平穩的生活；但結局他的心常因他所目擊的周圍的慘傷的事情而煩惱。他自己也因意識到沒有把這些人從危險中救出來的

氣力而憂鬱了。現在他對T的事情又是看見那一種慘傷的實例了。

忽然起來的聯想，他想及距今七八年前他在一家工場做工的時代，在那邊認識的叫做G的男子來了。G那時候是二十四五歲，在那個工場裏當職工，不會說話，率直的無表情的，但對工事是很勤苦的良善的人；所以他的性質雖沒有人喜歡，但也決不受人的厭惡。不飲酒，不吃煙，沒有一種可以說有癖的娛樂。有空的時候，祇在家裏閉着門讀小說，這就是他的唯一的娛樂了。但這個老實不過的他，忽然給他的友人引誘到娼樓那邊去了。和某個娼妓熟認了後，每個月杪領到新水就即刻跑到那個女人那邊去。不消說他還是他，決不會疎忽他的工作，也不會有不義的借債。但一有了錢，一定到那個女人那邊去。他決不到別的地方去頑的。到了那個女人那邊，若遇那個女人臥病着，荐個同娼樓的女人給他時，G一定拒絕，馬上回家裏來。就這一點，可以知他是極老實純率的人。不消說那個女人也深感他的深情了。

過了一二年後，G患了肺病，醫生對他宣告，若不靜養，生命就有危險。幸得父母在九州那邊，生活勉強可以過得去，他退了工場回故鄉來，暫在家中養病。也幸得故鄉的氣候溫和，海岸空氣也好，不做什麼事情，祇蹣跚蹣跚很脫落內過日子。身體的健康也大部分恢復了，像這樣的通知，由G一回二回的寄了來給K。但過了後，消息就完全斷絕了。G退了工場後約一年餘了，有一天K和職工們在閒談。從前和G同時的一個人指着報紙的第三頁記事，“啊！不得了！和G相好的那個女人情死了啊！”這樣的叫起來。那張報紙跟着在坐的人的順序，一個一個的傳觀過去。一時很熱鬧的在議論G。在座的誰都相信如果G還在和那個女人來往。那一定和她一同情死了的。對這一點，各人的意見是一致的。實際的說，謹慎的，本真的，感情脆弱的G，受着女人的蠱惑，祇因一瞬間的刺戟，就情死了也說不定。他是誠直的良善的，很勤勉的人。但決沒有想賺錢，也並不想努力居人之首一類的野心。他的心像早看破了這塵世的生活，也像飽受了

長期間不能充滿的一種宿命的孤寂的威嚇。

再過了約二年，K也退了那個工場。不消說，從此他完全聽不見G的消息了。可是約一月前的一晚上，他在銀座散步偶然的遇着幾年沒有見的工場時代的同事。由這個同事，他聽見了關於G的可驚的報告了。就是G回故鄉後，約四五年後，（那時候不用說他的病是差不多完全恢復了。）和附近的比他歲數大的女人生了戀愛，兩個就投身到河裏去情死了。

“不錯，G時常懷着「死吧，死吧」的思想的。和最初一女人，他就該死的。不過時機還沒有熟，因之時間，場所，和對手方都變換了。”

他那時候，這樣的想。G對他自己固有的悲慘的運命，是莫可如何的。他以外的人們對他更無能左右。祇有由G自己的覺悟脫離他的運命的束縛吧。若使G自己願意聽從運命的引導，並且假定他只能由這個方法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安靜及和暢……

“但是，我到底爲什麼此刻還儘管想G的事

情？”

K 在寢床中輾轉反側的在想着。因之他的頭腦極度的昏沉起來了。時鐘報了四響，近曉的時分，是可以漸沉睡下去了的時期吧。他得了這麼一個安心，這個安心在濃睡之前，把他引入昏迷迷的半帶意識的狀態中了。

(二)

甜睡了許久，睜開眼醒來時，是第二天過了正午了。起了床，把報紙讀了後，就去洗澡，洗了澡，吃過了飯時，已經近三點鐘了。在樓上的書房裏，茫然的靠着藤椅子向着太陽，約過了一點多鐘。按着約定了的時間，T 走來請他了。

“對不起，勞你久等了。我們就去吧。”

T 帶幾分羞愧微笑着說。他像才從理髮店出來，臉的皮膚很光滑的發亮。濃厚的眉。鬚毛的輪廓在眉上很明瞭的浮出來。像由一種的幸福的希望，顏面的全部表示着一種爽快的，由觀察者看來，會引起輕微反感的輕浮的表情。

“總言之，我祇出席去會一會面。以後要我負什麼責任是不行的喲。”

出發之際，K再叮嚀的先行聲明。

“是的。那當然的。單望你去見一見面。因為單我們三個人，說不出話來。”

T對K，馬上回答表明決不連累他。

搭電車到M街的N子家來的時候，已經四點鐘了。由電車路的最近的後層小巷裏，再灣灣曲曲的轉幾條橫巷，在一條巷的轉角處，有一間平民的住家。N子就在這住家分租了樓上的房子。T的寓所就在正對面。

叫做H的，歲數超過了四十又三四的她的老爺，早先來了，在等着他們兩個人。

“這位是K先生。”

T這樣的說着介紹K給他們兩個人。H很輕快的祇略點了一點頭。但N子是很誠懇的行了一個禮後，上半身像湊近前來般的頻頻凝望K的臉。聽說是比T大五歲。那末她比K也還長一歲。但身體瘦小，恐怕是眼鼻配置得好看，看來像很年輕的樣

子。雖說不上很美麗，但肌膚很白皙，眼睛也頗有一種媚態。這類女人所特有的大膽的誘惑性，在她的一舉一動中，總有點流露出來。

“天氣冷把那個窗門關好。”“再加些炭看看。”H用這樣的口調二三回吩咐她。她很柔順的聽從H的話。她像這樣的想，還在這家屋子裏時，她的支配權是操之H之手的。溫和的照着H的話舉動的N子的樣子，不覺在K的腦中引起了一種悲哀。因為等來客，修飾了的她的美麗的化粧，也帶有幾分悲寂的影子。點着頭唯唯的她的聲音；也像鎖在籠裏的，快要交給新買者之手的小鳥的啼音一樣的可憐。

“事情到底如何？就這樣的能圓滿解決麼？都這樣的期望着，但結局不會突然的不成功嗎？”

四個人時時奇妙的無話可說。每到這種不愉快的沉默中，K悸動着很軀心。但到這樣的時候，H馬上就想些什麼閑話出來轉換轉換在座的一同的心情。他是日本橋某大綿絲行的帳房。「綿絲今年的價錢漲了些。「某綿絲行中人收買了大批綿

絲，就發了幾萬圓的大財。」由這一類的話說去，又舉了許多物價騰貴的實例。「紡織女工都帶着金戒指。」「某工場的工頭月薪五百圓。生活比書獃子的大學畢業的高等官還要豐裕。」他把這一類平常無奇的，由各方聽來的，因勞動發財的話，一件又一件的說了出來。他很用心的不把話題落到他們三個人的目前的問題上。這並不是因為他受着一種道德的反省的痛苦。是因為像野亂的人們所常做的敷衍外場，裝出通達世情的樣子。這樣的不提出目前的事情，固然使K的心地輕鬆了許多；但他方面又的確使K減了點對H的人格的重尊重之念。

天色完全暗下來了後，H說他想到那一家飯館子去請他們三人一同吃飯。走出鬧熱的電車路後，再行了數十步，就到銀座大街了。H向狹小的橫街轉了灣，在二三家的飯館子前招呼他們進去。

吩咐做的菜碗，生魚片，炸大蝦端出來擺在桌上了。H和K，T和N子各各對坐着。N子很勸慰的替他們斟酒。T和K都不很喝酒。祇有H一個人喝

得很多，臉上紅紅的表出醉意來了。眼睛的色朦朧着鈍濁起來了般的。但他的態度還一樣不變的，很從容祇管在說不關緊要的閑話。N子和T很拘謹的在低聲的私語。但他是很泰然的。這時候，他對他們兩人當然不免有點感着鄙視和嫉妬之情。但他對N子的事情，一點都不留意般的。

但就這樣的算了麼？這是不偽的感情嗎？K不能不懷疑。N子此刻雖受着T的熱情的感動，把身心都奉獻給他。但她最少決不討厭H，這是很明確的。在這幾年間，和她繼續着濃厚的情交的H，此刻若以和T同程度的熱情和誠意對她懇說了時，她的決心也不見得不會翻變吧。但他對她的事早完全看破了般的。為她的將來的生涯計，決定和她乾淨的分手了。

“真的是個決斷力強的人！”

K這樣的想。K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他禁不住微笑起來。一年前的某夜，他則有樂劇場去兼名腳的合演。那時候在他的坐席前面，有一對年輕夫妻。男人像街下的商店的財主，他的衣服裝束

另具一種小巧的風致，可以看得出來。那時候恰恰是 R 名脚出場前，他望着舞台上掛出來的牌子，“甚麼?! D ? R 和 D , 那煩厭不過!” 說了後枕在交叉着的腕上，呼呼的睡着了。特意來聽的，作算 R 加上 D 厭煩不過，但聽聽又有什麼不可以呢?——K 當時這樣的想了。但那個男子望見 R 唱脚出了場，馬上閉住了眼睛，很脫落的睡着了。到後來在喝彩中閉幕的時候他給坐在傍邊的他的夫人搖醒了起來，“唔，唔，唔，”的呻吟着睜開眼來。他像很快意的在甜睡。

“如何的單純的有決絕力的人嚟！他以為討厭了就由始至終一點兒都不願意聽。

K 那時候這樣的想。以後在友間說及果斷力強的人的模範時，K 一定把這個男子提出來說。

但這回的 H , 比前例對更重大的事件，也更淡然的，也有更強的果斷力。真的像為 N 子圖幸福以外別無他意的樣子。最初對他的脫落而鈍感的態度，起了點侮蔑之念的 K 漸次的對他感着和敬畏近似的一種感情了。他表面看去，像脫落而淡然的

樂天者。這決不是因為他對人生的正當智識有所不足，也不是因為他對N子的愛有不誠之點。

“以後的事情請寬心就是了。因為T君是純樸的有誠心的青年。”

K在H面前覺得有這般的確言的義務。但H再無向K要求這樣的保證了。他也不給K有說這樣的話的機會。他越發醉了，臉也愈紅了。始終微笑着繼續談論那些無系統的閒話。說了一件再一件。對坐的注視着他的良善的但帶點驚惶的神色的眼，浮着幽靜的微笑的口部，和生了微皺的廣額；使K自然的心裏生了一種悲哀。

近八點了，四個人由那邊出來。由狹小的橫街走出電車路口時，H翻轉頭來對他們三個人，，“那末，我就在這裏告辭了，祝各位的平安。”他像怕傷感的場面突發出來，一個人急急的跑了。三個人 Pavement 上站住了足，凝望着頭部埋在外套的毛領裏面的H的低小的背影，目送他走了。

“我也在這裏告別了”

K覺得T像在熱望着快一點祇和N子兩個人

相對的時候到來的樣子，向他們兩人告別。大街上來往的人很鬧熱。照着各店的粧彩着的窗，眩耀人目的電光，一步一步的在脚下織出光的條紋。車道和店前路道的界線上，沒有空隙的排列着許多夜攤。人羣像把路樹的垂枝掩着了，由三方面把那些夜攤子包圍着。

K恰恰走到O街的街角來時，看見了在街那邊呆呆的站着等電車的H的身影。兩個祇一瞬間視線碰着了，彼此交換着悲寂的微笑，同時輕輕的點了點頭。

(終)

夢 醒 了

霞美(三十八歲)……寡婦

健奕(二十五歲)……她的情人

石克(四十五歲)……霞美女優時代的丈夫

友兒(十八歲)……霞美的義女

柏娜(二十歲)……侍女

近海岸的高崖上的霞美的住宅

夏的晚上

右半爲遊廊，面前圍繞有鐵欄，欄內擺設圓檯

及籐椅子等，後面望得見二三株的杉樹梢。左半爲應接室。正面偏左有桃色的帷，內面爲霞美的寢室。霞美尙在晝寢，沒有起來。其左右均掛有大鏡。中央擺一張大檯及椅子等。上面的電燈照耀得很亮。此外尙有椅褥，畫屏等裝飾品。健奕開上了檯上電燈，雙手支在檯上托着左頰，在翻讀“映畫劇雜誌。”他穿着瀟洒的反領西裝。友兒由左邊上。她穿着和服，是個肉體豐滿的美人。健奕沒有留意及她的上來。

友兒注視着健奕，輕輕的走近他的後面，伸出雙手把他的雙目掩着。

健 那一個？

友……………(微笑)

健 我猜猜看。

友……………(湊前來看健奕的臉)

健 是的，這樣柔滑肥美的手，是……………(過了一會)是阿友這個淘氣鬼！

友(低聲的)猜錯了喇。

健 還會錯!(取開她的手)是麼?怎麼樣!

友 哈哈!怎麼知道是我呢?

健 當然知道!

友 你不猜是媽麼?

健 你媽不幹這樣的頑戲。

友 爲什麼不呢?

健 她不像阿友一樣的愛淘氣。

友 健哥什麼時候都單稱贊媽媽的。

健 稱贊媽媽?……………真的嗎!並不是稱贊。

友 是的,你不能不稱讚她,沒有法子的。(鼓張着
頰作慍狀)叫媽起來好麼?

健 不必去叫她起來。

友 可是,你不是想快一點看她麼?

健 嘿嘿。

友 嘿嘿什麼!

健 (苦笑)阿友!我把你推掉到崖下去喇。

友 啊!可怕!可怕,媽媽真的很望你來喇。

健 真的?

友 你每一到來不是快快的就說“太太,我來了

啲"麼?告訴她知道,不是健哥的義務麼?

健 嘿!你說的什麼?

友 哈哈!哈哈!沒有說什麼?(以手按健奕肩上)這個像片是那一個?

健 這個?你不認得麼?

友 真是個美人!美國的女人?

健 是的。她和阿友很相似。

友 不知道!她叫什麼名?

健 她叫里利安吉 蒔。

友 是她?真是個美人兒。她在演的什麼戲劇。(湊近健奕坐在一邊看書裏的畫像)

健 很悲哀的一種 Romonce 啲!

友 悲劇?

健 是的。這就是悲劇的主人翁庫洛西亞普蒔。

友 請你講給我聽一聽。

健 講給你聽了後,你會流眼淚的,不能講。

友 討厭!我又不是個小孩子。

健 是麼?不錯,阿友是個成年的女人了。是麼?

友(聳着肩)討厭的人!……快點講給我聽!

健 就講給你聽吧。美國某地方有一個青年名叫約翰的，他在某公司裏當事務員，每天他要到一家大洋行去辦事。于是(望着友兒)……嘿，你在聽着麼？

友 是的。健哥真會講，可以做映畫戲院裏的說明情節的演講員了。哈哈！

健 你說笑的，我不講了。

友 啊，對不起。以後怎麼樣？

健 於是，約翰每天一早就由家裏出來到公司去。天天在途中遇着一個女兒。最初不過互相望望各人的臉兒。不知由什麼時候起，那個女兒竟常站着腳凝望約翰的後影，癡癡地像在沉思什麼事情了。約翰也知道了她的這樣態度了。與其說是知道了她的態度，甯說是也迷戀着她的美貌，對她生了戀愛了。……聽到了沒有？

友 唉。(像聽得高興起來了)

健 但是不幸的約翰是有了家室的人，對那個女兒連早晚問好的客套話都不敢說，也不敢望

她笑一笑。跟着時日的進行，那個女兒對他的戀愛一天一天的深起來。那個女兒——她的名叫珍珠——到後來終患了重病，睡倒在床裏了。

友 爲什麼？

健 “爲什麼?!”她病了就是了!

友 什麼病？

健 書裏沒有寫明什麼病。

友 一定是想思病吧。

健 是相思病也說不定。於是有一晚——秋月皎皎的一晚，陷于危篤的珍珠才對她的母親說出來，她是相思着那個青年，並且說，能和他說一二句後就死也情願。她的母親是很痛她的，跑去探訪了一回，真的把約翰請了來。這時候珍珠已經奄奄一息了。她緊緊的握住約翰的手微笑着就斷了氣息。

友 (痴痴地沉默着)

健 咳，怎麼樣？

友 珍珠太可憐了喲。爲什麼她不和約翰做一塊

兒？

健 哈哈！那沒有法子的。

友 但是……

健 要不能一塊兒的，情節才好呢。

友 但是，我覺得那樣的太沒有意思了。

健 （凝視着友兒）

（過了一會）

健 （急的想摟抱友兒）那末，像這個樣子就好了，
是嗎？

友 （急的紅透了雙頰，按住健奕的腕，逃向接應室
那邊去）我不知道！

（霞美揭開帳帷微笑着出來。她穿着湖水色的
洋裝，化粧濃厚，裝出很年輕的模樣；但面部
總有掩不住的色衰的樣子，一笑就現出皺紋
來。她是個有肉體美的女性。）

霞 哈哈。你們又在吵嘴了。

（兩人不好意思的）

健 （走向應接室那邊去）阿友天天都這樣的愛淘
氣，沒有法子。

友 媽！他說謊喇！健哥一來，就向人開頑笑的。

霞（坐椅上）我們家裏的老爺是個沒定性的，東粘西惹的，所以……

健 不得了，不得了！一同起來下總攻擊麼？哈哈
哈。（坐近霞美面前）

（過了一會）

友 媽，我到外面散步去。

霞 好的。你去對柏娜說，拿冰藏汽水來。

友 唉。（下）

霞 說笑也要有個限度。

健 啊唷，啊唷！又來了。

霞 我並不是吃醋喇。

健 那末是什麼呢？

霞（嚴厲的）在我面前，望你莫和她那末樣的頑笑！

健 結局是一樣的。

霞 不，不是的。我最不喜歡普通女人所有的嫉妬。不過我頂怕的是我的美貌漸漸的衰落，到那時候沒有人來親近我，那就太難過了，我近來看見你們在說笑，在腦裏起了一個反響，自

己覺得自己是不如從前了，早就不中用了。想到這點，真難過！

健(諷刺的)自信力也漸漸的薄弱了麼？

霞 不，自信還是有的，但自信是種自誇，靠不住的。

健 一點不錯。

霞(作不快狀)那麼，早生了厭倦了，是不是？

健(佯作不解)誰？

霞(嚴正的)說你喲！

健 哈哈。歇斯的里症太厲害了。

霞 你快把真話說出來。我近來很孤寂的，寂寞得難過。

健(苦笑)一有空就對鏡，是不是？

霞 啊啦！聽誰說的？(過了一會)我在女優時代不知多少男子思慕我，跪着跟我來。討我歡喜巴結我的信疊積在案頭像山一樣的高。現在呢？

健 說完了吧。

霞 現在把自己的像片登在報紙上面去後也不見有一封信來。世間的人們在什麼時候早把我

忘記了吧。我的一生已經快接近最後了吧……，
……我常伏在寢台上哭，哭了後又跳起來，我
想應當還是美麗的！又常自己笑着說，是美麗
的，真的美麗的！（過了一會）阿友總是多嘴，
沒奈何她。

健 哈哈！

霞 你以為怎麼樣？和這樣老的女人做一塊，覺得
很討厭吧？

健 討厭了還每晚上跑了來麼？

霞（微笑）你那張嘴真會說。

健（正經的）你當我的話是敷衍的客套話麼？

霞 可是……

健 你不要自謙了。太太的美貌和從前是一個樣
子沒有變。我常滾進你的懷裏，老實說，是因
為醉戀着你的美貌。在這末長期間內給你撫
着頭“好孩子，好孩子”的叫，覺得這種快樂
常在繼續着。真的沒有一回生過厭倦的念頭。

霞（作喜狀）那末你怎麼樣的想法呢？

健 雖然很難明白的表示出來，像喝醉了強酒般

的，時常都是昏昏沉沉的在夢的世界裏的快樂……是這樣的情形。

霞 你這樣的待我是因為覺得我可憐的同情吧？

健 你的話真冗贅。你今晚上一定是精神有什麼變態。

霞 是的，真的像起了什麼變態。明明知道今天非到晚上你是不得來的，但總以為你是討厭了我不再到我這裏來了；很苦悶的就睡着了。

霞 那真對不起。本來就有人說，歲歲愈多懷疑也愈深。

霞(作不快狀)莫再提歲數的話！我聽見了就寒心。

健 那對不起了。哈哈。

(柏娜端冰藏汽水上，擺在兩人的面前後退下。兩人飲汽水)

霞(目送柏娜感慨的)能夠再像柏娜般的年輕就好了。

健 那除再生外無方法。

霞 死了後？

健(苦笑)那當然。活着怎麼會再生!

霞 死,我頂討厭的。

健 誰教你說的?哈哈。

霞(正經的)真的,人類為什麼要死呢。不單這樣的,美貌,氣力,幸福,不論什麼東西都跟着歲數。一個一個像氣泡般的慢慢的消了去。年輕的時代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歡樂的,怎麼我們所常愛慕的時代不能一生的繼續下去呢?什麼道理?

健 你看越發變態了。

霞(高壓的)這並不是變態。就連你也怕有這末樣想的時代吧。

健 有也說不定。

霞 你在途中或電車裏也常看見臉兒像乾梅子般的全是皺紋,頰骨突出來的(用手擬比的表示)頭髮像雪般的歪趺着走路的老婦人吧。她們們到底為什麼的還在活着?你不曾這樣想麼?

健(不快的)算了,莫說那些話了。(過了一刻)

霞(凝視健奕)我到後來也一定變成那種樣子

吧。(過一會)我變了那個樣子時,你怎麼樣呢?

健·……………

霞 一定丟了我,不要我的。你定說,像你那個樣子的女人是不中用了的。

(健奕由椅子上站起來,不客氣的走來走去)

健 太太!你一定是神經衰弱。(過了一刻)

霞 哈哈。哈哈。那不得了,變了乾梅子般的樣子時。那討厭!討厭!我決不變成那個樣子的。我今晚上精神狀態怕有點異狀吧。

健 完全是變態!

霞(抱健奕)我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離開你!是的,就死了也決不離開你。把你這樣的緊緊的擁抱着。

健 我還不是一樣,我也決不離開你。

霞(略觸着健奕的頰)啊唷!近來居然很老成的樣子。說起話來也很中聽。是嗎?

健 二十五歲了嘛。

霞 哈哈。(放開手)

(柏娜上)

柏 太太!有一位姓石的先生來看你。

霞 姓石!怎麼樣的人?

柏 (苦笑)說怎麼樣的人;是個男人啲。

健 呵呵!我不自重的妨礙你們了。

霞 (用叱責口氣)不要你多嘴。(向柏娜)姓石的?

柏 是的。

霞 姓石的,姓石的。(凝想)是那個,那個石先生也說不定。請他進來。

柏 是的。(端玻璃盅下)

健 那末我回家去吧。

霞 啊呀,啊呀!這末年輕也吃起醋來了。不該的!

健 不錯,不錯。那末我到外面去散散步。(欲向右邊下去)

霞 你今晚不回去吧。

健 若不會妨礙你就……

霞 傻的!你還是像小孩子般的好。

健 是麼?說不到兩句話又說小孩子了。(下)

(石克跟着侍女進來。鬚髭濃厚,雙頰瘦落,臉

色蒼白，穿着洗舊了的浴衣。霞美呆呆的望着他。）

石 好久不見你了。(坐下)

霞 (呆望)

石 怎樣!吃了一驚嗎?哈哈。(過了一會)

霞 對不起了，你真的是石克君麼?

石 啊!那還了得!不認識我了?怪不得。是的，十二三年沒有會面了。我這樣的變了樣子麼?

(過了一會)

霞 真的是容易變樣子的。可是你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裏?

石 啊!前五六天的報紙上看見的。

霞(有點歡喜)那末特意來看我的?

石 該說是順便來的。但這裏不是現在的我該來的地方，可以說是特意來的吧。

霞 那感謝你的親切了。但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石 哈哈。初到來就這樣的問我，太酷虐的質問吧。

霞 可是我真的懷疑你恐怕不是從前的石克君。
石(悄然的)真的變得這末厲害嗎?不錯的,我再沒有從前的風采了。哈哈。(過一會)今想起來,總覺得夢般的。和你分手以後我的運氣就
不好起來了。在高麗潦倒得像無賴般的跑回故國來。各種事業也着手過來,沒有一件能夠如意的進行。我本來就缺少忍耐力,不耐煩時就收手。又碰着瘟鬼,就失敗到這個樣子。

霞 啊呀!

石 這值不得驚駭。就連你的手腕,我也領了教了。你和我決別了後不知什麼時候竟做了富翁的太太,到後來又吸他的膏血把他吸死了。

霞 啊呀。“吸死了,”怪不好聽的。我的丈夫是病死了的喇。並且從前我還在舞台做工的時候對你這個遊手無業人不是也曾供養過來嗎?

石 這樣的說來也未常不是……

霞 那末你還有什麼理由來這個那個的說呢?

石 哈哈。那末那些話取消吧。但是聽他們說,還有很有匪的話呢。

霞 有趣的話？什麼話？

石 噫，不妄裝不知道的樣子，騙不到我的！

霞 什麼事嘛！？

石 哈哈。還在掩飾，倒很可愛的。……你的老爺死了你不是引了許多年輕的到家裏來很風流的麼？

霞 什麼地方聽來的？

石 若要人不知，除非事莫爲。你近來很喜歡體面的男子，是嗎？

霞 (慍笑)你還是一個樣子對人家的事情不放一點空的。(過一會)我沒有這樣的樂趣是不能活着的，你不是知道的麼？

石 所以我說不必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哈哈。……可是拿你們老爺的遺產，在這個崖頂架一家大洋房子，坐在家裏可以下瞰蒼海，一面和年輕的男子醉樂；真是羨慕得很。

霞 那是沒有法子的。我和你不同。我是怎末樣的女人你是很曉得的。

石 阿，是女人，怪不得。男人是不能這末樣幹的。

我是個女人也怕會這樣的……

霞 哈哈。哈哈。你就是個女人也幹不來的。
哈哈。

(柏娜端冷咖啡上。二人沈默。柏娜下)

石(飲咖啡)你和現在那個年輕的很要好的樣子。

霞(作得意狀)你吃醋?

石 我的歲數不是吃醋的年齡了。不過我覺得奇怪,怎麼他迷迷戀着像你這樣的女人。

霞(變色)奇怪?什麼奇怪?

石 啊呀。你的自誇心還是一樣的強呢。

霞 你說什麼?

石 要我說麼?說你是一隻腳已經踏進棺材裏的女人。

霞(歇斯的里的投咖啡匙于地)你這樣的無禮的話就連說笑也不該說的。我和你這個像幽魂一樣的人不同。

石(略跼起身)啊呀,你生了氣麼?哈哈你自己像不知道自己。

霞(凜然的)我很知道我自己!現在的那個人是真

心的歸屬我的！

石 嚇！那真是個奇怪的人了。

霞 沒有什麼奇怪。說本真的話，我不是個像你一樣的自己在活着還是死了都不明白的人。

石 呵呵。那沒有話說。

霞(詰責的態度)笑什麼！？

石(起立)哈哈。你每早化粧的時候也照鏡吧。

霞 那末你不是說我不如從前的美麗了麼？

石(走着)你認真的說的麼？

霞 你當我說話麼？

石 哈哈。那真無話可說了。從前的霞美滿臉的污斑，今還是一樣滿臉的。可憐的霞美，大概自己總想像得出自己的樣子來吧。

霞(激怒)我再不能忍受你的嘲弄了。請你快回去。

石 呃！我還不得就走。把重要的事忘記了！

霞 不知道！什麼重要的事！請你回去，快走！快走！

石 哈哈。你還是一樣的有神經病。怎油樣？通融些可以麼？

霞 我不是說了不知道嗎！……(抓着石克的胸要求他)叫你快點回去，怎麼不走呢？

石 哈哈。那真是意外的！今晚上你們有了約的，不該闖了來，真倒霉。那末，改天再來吧。(過一會)可是，霞美，我剛才說的話是很正經的。你像當我說的是謊話。担心的還是在將來。告訴你知道吧。人們自從娘胎落地下來到三十歲前後——勉勉強強的——可以說是幸福期。過了此期以後是無可奈何的生存着。所以不早一點覺悟到我們是無可奈何的生存，那就要和我一個樣子的。從夢中完全清醒了過來時，那真是孤寂的，寂寞得難堪。能夠至死都在夢中，那就再幸福沒有了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逐石克，哭音)不要多嘴了，快點回去！

石 哈。……無意中發了許多牢騷，真的對不住了。望你還是只管追尋着夢好些。你要注意，莫叫你自己由夢中驚醒過來。那末，再會。我還要來的嘍(苦笑下)

霞美望着石克的後影去後，走近鏡前，頻頻的注視自己的面影。過了一會）

霞（以雙掌撫頰，臉上現悲哀的表情，歪跌走近椅子前倒下去。）啊，他說的話是事實。我所自誇的美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消失了。健奕說的話是騙我的。（過一會）他不久一定要棄了我的。啊！寂寞！寂寞！……他如果逃了去時！啊！我！不知迷惑了多少男子的我的美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喇！（再走近鏡前）啊！這樣的臉兒！（亂抓自己的臉）不知自醜的還穿着這樣的衣服。（碎裂身上穿的衣服）這一雙頰呢……背馱腰曲的老婦人了！啊……啊……（伏案上哭）惡魔！把回給我，快給回我！（狂人般的痛哭）

（聽見友兒和健奕的聲音）

健 明白了嗎，友兒。

友 可是，媽媽……

（霞美不轉瞬的癡想了一會，焦急的跑向遊廊的柱後伏着。健奕，友兒二人由左面上。友兒

呈興奮的狀態。)

健 (向周圍望了望)沒有一個人。叫友兒在椅子上坐下後,自己也坐下來。)像你媽那樣老的人,誰還迷戀她那樣老耄的。

友 媽媽定會發惱的。

健 發怒也不要緊。我早就預知道有這末的一晚,所以忍耐着一直等到現在。

友(害羞的)我還不是!忍耐着,真的難過。

健 真的,彼此都忍耐了許多時候了。現在是我們的世界了。不管你媽媽要怎麼樣說………

(過了一會)

友(作媚態)你還只管思念着媽媽是不行的喲。

健 你放心。快些和她分開手,我們在什麼地方找個新房子。

友 是的,要快些的好。

健(苦笑)那你不能不和媽離開了,你慣嗎?

友 那是早就覺悟了的。

健 哈哈哈哈哈。你真不孝了。

友 媽媽才太不慈了。沒有一點像母親般的愛過

我來。

健 真的。她像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以女王自居。

友 哈哈哈哈哈。真的滑稽。

(霞美一面聽，眼中漸漸交錯着嫉妬，憤怒，和悲哀，強烈的發着光，很苦悶的喘着。)

健(高聲的)健奕！

(兩人像中了彈般的站了起來，變了顏色，翻過頭來看。)

霞(憤怒的)到這裏來！

健(躊躇)

霞 叫你來怎麼不來？！

(過一會)

健(苦笑着，行近她)和友兒說的話你聽見了嗎？

霞 是的，全部！

(友兒吃驚)

健(淡然不驚的)請你莫恨我，那是自然而然的，沒有法子。

霞(急，復了常態，別有深意的微笑着。)我一點也不恨。我一點沒有什麼。我把友兒送給你吧。

健 那末感謝。

霞(靠着遊廊的木欄。)我的“美”早死了，是不是？

健(苦笑)讓我不客氣的說時，早就沒有了。

霞你還用種種的手段來挑撥我，揶揄我？

健 不是的。看你太可憐了，安慰你的。

霞 那我真對不住你了。(一刻)那末，表示我的謝意，我們行個分手的接吻吧。

健 那要幾個都使得。(就近她)

霞 這是最後的……(抱健奕後，加緊的用力)你是我的了！把你給友兒，我怎麼忍耐得住！)高聲的說着彎着腰，想跳出欄干外。)

健 危險！

友(禁不住叫出聲來，)呀！危險！(跑上前去時，早不見兩人的影子了。)

(友兒驚惶失色，向崖下望了望後，以雙手掩面，歪跌了二三步，向後昏倒下去。)

(緩緩的下幕)

一九二五，一一，一四，譯了。